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贈

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宮保大司馬鄭公還　朝恊理戎政序
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　詔還　朝序
督撫張公考績序

中丞冲菴顧公巡撫遼東序
又
中丞夢池李公考績序
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贈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今上二十有九年廩延李公以冢卿奏六載績　天
子嘉勞賜羊酒趣部臣以例聞則以　國家法周典
建官冢卿位諸卿上諸卿卽有專任乃　國家大政
大疑多聽於冢宰冢宰視諸卿爲重其考績恩數冢
卿之初視諸卿之再其再視諸卿之三所以稱　天
子優禮元臣之意　天子報可賜公秩爲太子太保
予四世誥命於是公之屬皆賀公而徵言于余余嘗
讀大傳至所稱斷斷休休之臣輒廢書而疑彼其人
眞無技耶何以能知天下士而用之眞有技耶業已

曾見其奇天下士不爲用夫器各有極彼以力能任
國量能容天下士爲技耳今觀于公以誠爲體以沖
爲用其爲諫垣于　先皇之朝多所建明公不言直
歟歷中外諸刑名錢穀以及瓠子宣房之役所至治
辦所去見思公不言功逾年　宗社大典國計民生
安危大慮中外羣臣所欲言不敢發者公卽率上大
夫盡言亾所諱中璫扼士大夫公必以法爭之在臺
者露章彈魏中丞　上不能無動中丞故廉公具以
質對　上乃罷在閫者薦布政使填撫其地公上言
曰中使薦撫臣非法也　上輒聽公寢其奏舉朝以

守官失 上旨 上詰責震厲廷中錯愕公引咎以謝具道所以 上霽威更嘉奬公還郎所守如故公平居行安節和不欲過爲分别言事不出口遇事有不可引大體廷爭毅然無所回撓而其詞出於懇篤忠愛 上亦往往聽公即時不聽終不罪也海内士大夫想望公者以爲太山喬嶽及其即之若無若虚若大羹無味大音無聲儻所稱休休斷斷公眞其人也耶 宣廟仁主也事仁主者當用直而以厚出之 世廟英主也事英主者當用婉而以誠出之 主上乾綱在握兼仁主英主兩操其用公忠貞似蹇傳

大似楊而所操以結主者且正且婉以誠心厚道出之蹇以一品歷三考楊歷四考而公方以再考躋一品階其統百官均萬民以格天格主者方日新未艾耳葢天將福人國家則必遺之德度之臣然後可以包羅羣才鎮安朝野士自有器大臣自有體古所貴於休休斷斷而公眞其人巳余葢以公之遇卜上下之交而以公之量卜天地之運敢以賀公併與朝紳相賀云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既報

命卽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敝刓極已亭障垝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款輓輸之膏脂待費將吏苞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宼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彼縱其谿壑猝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關暴纊常如衽席之安惟日閱士伍清芻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馭虜事歲例關市費約二十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衆來市挾我必予予卽以爲例公裁爲二十三萬有奇議者謂必拂虜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

百與一不與必拂百請百拒百不與亦拂總之拂耳吾寧不與以其費犒鬬士易戰馬吾何患夫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酋叛出塞隸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閉關絕市賞則執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密調護之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部來歸谷蠡不勝憤搆邊三戰三郤之東西跳梁百計虛喝卒無柰公何則復俯首就約束塞下卒有為虜偵諜者公

以計殺之温偶駼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之藁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舋成矣公償不過縻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例外圭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逋逃亾命來者盡遣還之虜中饑殭殍枕藉群譟塞下公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爲犬與羊則嚄唶之爲虎與狼則蹴訶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操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啖之必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欵夫公之不爲欵也持欵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几三年盡袪畏虜媚虜

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公勳念公勞外久　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公歸矣疆場之事弛於擔負然天下徵獨郊有壘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情雖未睽而宮府內外隔閡如九閽焉嘖室之議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相激相疑侵尋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誠邦之司直哉引繩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何不正愚獨以爲大直無繩大强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也譟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

新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益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既以闔闢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在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北伐玁狁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而詩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於斷而或敗於激德有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爲人臣如二甫者可矣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章科

比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爲封
家以洊食我屬國　天子東顧咨嗟　用廷臣言
簡雲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閫以外皆屬焉公之被
命自遼左中丞往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
佞反覆時事而知　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
薊遼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
形急議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
也倭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掎我倭不來而吾力疲
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
遼與薊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面

以出則守備虛有如間道而乘我不備則爲害滋大
是謂以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
以錯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
設地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又
未必習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
百年不備倭今既驟而强之於兵又驟而强之於倭
軍操其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詘兵
而官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
民難此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爲在公
直易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

以兼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兵事爲名御史經畧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於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畧出塞而廷臣遂謂　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經畧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主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

未必經畧重而經畧得制府始重　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畧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舍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釆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　朝恊理戎政序

今歲春　天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怠驁　天子乃命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

櫜鞬洒獻譯慰藉如家人子漢物即小闌入輒聞罰就順義質焉公縻俺答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擒力克而閼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紛而起衆議謂貢市旦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隙也無故自動揺不祥因討大司農奉戰士及互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畧甚悉　璽書褒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省大司農金錢千萬活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晋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主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

天子遣侍臣論中書方事之殷柰何輕代鎖鑰臣中書遣諭公知　上指公頓首曰　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扞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兹　命云於是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逸之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　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寔繼天子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惰窳訓練具文而已亾益於軍實即一旦有緩急

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
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亾益愚以為邊
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
以勳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
約束指麾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
行其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
事在呼吸於是在内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
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
堅厲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
什重在内内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　國勢

寘於九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　天子所以任遇
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奬王室周京
是依入爲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
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爲贈亦以識緇
衣私愛云

贈中丞成公移鎭薊遼序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爲天官郎一再擢爲
藩爲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
自開原移鎭薊會有虜儆　天子赫然飭九邊採望
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　天子乃以節

鉞畀公　命既下將士戒於伍民賀於里虜聚數萬衆躁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塡撫之者三而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卽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爲我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　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

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駐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卽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卽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於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喝則內嬰彼且得亟肆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於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　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旣畀之治賦而

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於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畧不敢復以形懾我而内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畧而其所底定則惟王國爲兢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玁狁荆蠻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

而重薊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
焉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　詔還　朝序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　天子爲宵
旰咨嗟　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
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搴茭楗石開岡
城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
自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
不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
告成事　天子下璽書襃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

無何以大司空　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葢公首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徵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滙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闕而溢震驚陵邑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洲積水可消而時詘未能舉也余獨以誠爲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於主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售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

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筭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樺泥橇負薪沉玉可得而爲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聚費有時自下没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於天地其血脉也瀦而不流激而羨溢則血脉之壅而瘍也夫國亦有

血脉於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繒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賓而入而上不能覈葢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爲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弟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阿狥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寀而濟時艱則非公當孰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即天下無爭

矣公既以治水纘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宗揆之烈願公始終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督府張公考績序

邯鄲張公督薊遼三年主爵上其績於　朝　天子下璽書贈其父母王父母如秩即幕府　拜大司馬視事如故於是部郎官監司大將軍而下凡在公屬者皆來賀則進而稱曰自公之來賦車藉馬飛芻輓粟三軍之士皆宿飽將吏毋橐而無私焉計臣藉手以奉其職惟公之功當薊塞者盡屬國也稽首受賜而不敢橫索小闌入輒質而罰之馴之股掌而制之

構緤夷循其約民狎其野惟公之功遼歲中虜將吏出塞俘斬過當太白精明欃槍息氛惟公之功語未既公避席遜謝曰是　天子之明也諸大夫之謀士之用命也余何功之有其敢辱諸大夫之賀諸公不得請則介使就不佞受詞焉余惟爲公而賀者則公不有也爲國家而賀者則公不得辭也詩人所歌無如城朔方至太原朔方與太原不能兩兼未如公東起遼陽西至三關列數千里爲鎖鑰也漢大將軍北出沙漠都護西保城郭撫與勦不能兩兼未如公用撫於薊用師於遼且勦且撫舉引弓之國而就羈紲

也論統馭則廣於吉甫南仲較籌策則難於破虜護
羌吾不敢賀公之勳伐兼此數人而賀 國家恩德
出周漢上也且公獨不見 世廟時事乎烽火在畿
戎馬在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徵獨邊臣之計過而
朝廷操亦已急矣今 天子不中制不外監掃境外
而屬之幕府故公得從容操縱以建勳勞於 國家
夫勞 國家之勞也 國家有勞臣而錫予之吾安
得有之而安得辭之今日之賀公爲 國家受之可
矣抑公受之而思其終也夫積日成月積會成要尺
寸而銖兩之此庶僚之積也嘗平之言曰忠臣作事

當爲後法澶淵之後以爲必如此乃百年無事故以三年之課而有百年之計此大臣之績也戎心向背何常之有其無乃陽類首陰齺其牙則患在外遼之甲兵日頓威外建軍内削則患在内公之功非一時之功也　朝廷所以付託公者亦非一時之任也公爲　國家謀之可矣是舉也家君與焉不佞於公有通家之誼而語不敢稱其私不佞亦爲　國家而賀者也

贈冲庵顧公巡撫遼東序

今歲遼東撫臣缺　主上深惟東北重鎭數被兵特

命廷臣簡賢能習邊事者以聞廷臣皆推轂薊州
兵備顧公　上以爲僉都御史命往塡撫之時顧公
方經理京東水田有狀乃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
臣備兵塞下與修水利展布四體以從事溝塍之間
猶懼不給而復以臣撫遼左誠恐愚不任遼左事而
墮薊門將成之緒願守故秩以竟臣志　上嘉其有
讓而以推擇出自廷臣議竟　勑公以往盇　聖主
博謀以任人蓋臣退讓而守官稱一時異數盛事云
副總戎李君而下六人者謀爲公賀屬不佞爲贈言
不佞先世遼人也桑梓松楸寔庇於公之宇下而敢

以不嫺爲解夫遼左事誠難言之矣今天下安瀾三陲晏然獨遼左用兵耳而其材官甲士不滿八萬以八萬之衆列三面障而守所備多而力分諸引弓之國蟻聚蝟結伺隙而入則我常分虜常合虜潛而入掠比我成軍而出衆已宿飽我介馬而馳日百里而趨戰則我反爲客虜反爲主挈衆寡計形便葢以一擊十之勢哉夫以漢衛霍之烈匈奴不敢近塞而漢士馬物故亦畧相當彼以天下物力轉輸一隅以天下兵力經營一隅而僅乃勝之而今以一隅之力當三面虜兵與餉不歲益而虜患不歲減故談遼左事

者以爲難然遼人生而習虜一當行陣奮顧貫戟擐臂大呼北面爭首而李將軍躬踐戎行橫歷虜庭自束髮與匈奴戰未嘗不得志故遼左無必勝之勢有必勝之民無必勝之民有必勝之將今復以威名聞望如顧公者奉璽書以涖之與李將軍左提右挈而視塞上之師謀之樽俎之間比之堂皇之上制之搆緤之末而縻之羈靮之餘卽沙漠之烽可以不舉而三韓之甲希用矣蓋公駁歷藩臬在閩粤滇浙之間息邵武之亂平嶺東之寇解滇南土司之棼定浙東兵士之變斧斤芒刃兼資而用批郤導窾迎刃而解

其他功隱於視聽謀隱於帷幄者不可殫紀而識者猶以爲未究其用今且建牙假節以臨三韓不從外監不從中制以大布其胸中之奇是公得遼陽以就勲名而遼陽得公以奠疆圉　朝廷得公亦可以無復宵旰而憂匈奴此固朝列邊氓所以動色而相賀者耶乃識者猶若斤斤乎有深長之慮也以遼左孤懸之鎮獨以一線道通中原其坐而哺者土之毛耳百戰之餘瘡痍未起原野蕭然半爲甌脫胡騎蹂躪歲多不登物力屈乏軍食半菽越語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遼之所不足者非教戰也其無亦計地之

便宜詢百姓之疾苦而與咻之夫揚枹援鼓力爭一戰之勝易而長駕遠馭坐寢遠人之謀難銘功策伐以耀天山瀚海之外者其業光而挈綱引維使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以安郊保疆場之內者其澤遠此數者以公才則優爲之而不知其孰先不佞竊覸之於薊公之在薊也不以　天子之寵命而忘疆理之勤夫薊之邊事豈不至殷繁而公獨汲汲於此也豈非以　國家根本之計故耶我知公所以爲遼陽矣

贈中丞冲菴顧公巡撫遼東序

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今天下可謂至寧

而邵武之亂嶺表之寇滇南之土司浙西之兵變一何紛然其擾也卒所以綏定者冲菴顧公力居多而顧公遂以才顯　天子簡求長策遠畧之臣廷臣以公爲稱首則移公備兵於薊既至而蒐卒乘飭干櫓調軍需興水利旣有成緒矣　天子以遼左多故復命公持中丞節往視師蓋天下之倚重公久矣憂在南則移公而南憂在北則移公而北而公屹然以身當大事排大難卒然起卒然應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謋然已解蓋古所稱倜儻非常之人者耶公之功在東南者未易指數而浙西爲最著又最難當浙兵

闖入督府詬辱撫臣自負其罪無所容 天子命司馬張公以便宜從事而公寔佐之當是時急之則亂緩之亦亂急之則患立見而旋至緩之則暫小定而終大亂而公與張公從容帷幄擒其大憝盡伏重誅數千之衆伏首累息而不敢動浙人至今相謂曰微顧公吾屬無所係命矣不佞顧獨以爲向者以驕悍之卒值刻削之令攘臂羣起變於浙西變於寧武變於滇變於蜀浙最先變而最先伏法使夫揭竿裳而呼庚癸者有所惕而不敢逞誰之力也不然天下之脫巾而譟者豈少哉尤而效之無所懲艾綱廢維弛

亂乃始長由此觀之公之功不獨在浙明矣浙事旣定　天子愼簡遼左撫臣而以畀公遼之人又喜相謂也以遼之疲於奔命而得公爲之拊循天其惠我三韓哉不佞又獨以爲遼以三面當虜而爲京東扞蔽非得重臣有威畧者往涖之終不得息肩遼人無所息肩卽幽薊未可高枕而稱無事也何論幽薊卽九塞和戎稟仰約束震於　天子之威靈而就邊臣之駕馭亦惟遼之武節奮於姝俗足以伐其謀而奪之氣此其爲重不獨在邊又明矣公之撫遼也新吾未知其所厝注而獨以巳事徵之周條侯之出關軍

中驚擾攻擊堅臥不起識者知其不復憂胡也故善
馭卒必奮應敵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不佞以此覘
公之大有建立於時而遼先被之也是月也長公舉
於京闈夫　天子方歌六月以出師而有司奏鹿鳴
以宴士人臣尊寵並集其門抑亦無所俟不佞言矣

贈中丞夢池李公考績序

國家以薊保爲左右輔命御史中丞以節鉞塡撫之
兩中丞重等耳自庚戌之役紫荊早閉而晏開中丞
歲提兵塞蜚狐之口兩鎭羽書交相見也比大虜保
塞邊人執冰以游何况藩籬之內於時薊猶苦土蠻

屬夷闌入塞也而保鎮寂無事吾獨以爲兩中丞如
左右手以扞外有緩急以衛内亾遠近天下無事則
巳一旦有事誰敢不執鞭弭以從乃薊以有警遂有
兵保鎮以無警遂無兵則疆臣之職謂何李公被
命至則申軍令定約束塹山堙谷以設險蒐卒補乘
以治兵簡將吏惰窳不任者易置之於是將始知韜
鈐士始知尺籍伍符兩關滋益雄而國勢益尊則李
公之爲也夫治邊其外耳滹沱易水之間天下郡國
北走京師道也其民慓慨任俠易遷徙水旱不時吏
不爲意則去爲盜賊以至奇衺相約結禍福相恐動

三家之閧亦有之前代禍亂之階往往乘是而起公度治民無若治吏則與二三監司課吏之墨者刻者虐憍不事事勞民稱過使客者亟去之更推擇廉能吏與更始示以向方而以綜覈持其後吏凜凜奉教令歸治其邑詢百姓疾苦而節嗇其力汰浮費減重役豐積貯厚風俗盜賊之源息妖亂之萌折則李公之爲也夫民與吏其外耳　主上神聖以三尺繩大璫意在獨持太阿以肅左右宵人不達此意鈎連告訐發機徼聯委渡遠近中外皇皇謂大獄且起公獨引古誼考覈實明其不然當其始事徽獨公以爲不然

旁觀者皆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撼局變外搖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獨任柄有所與持而謗無所與分於是乎旁觀者不敢明而當局者不敢執公徐發而猝應之嚴持而易出之上不至扞　詔旨下不至損觀聽明覆盆之枉杜告密之漸則李公之爲也李公撫畿南三年功能顯然司封氏上其績於　朝一切褒勞錫予具有令甲行且以驛書召公而公之屬某君某君來徵詞於余竊以爲中丞之職二而已持節以出則在輿吏治飭武備揃循士民輯寧疆場而其執簡以入則在振起紀綱別白忠佞綰轂六曹之政

而出之以整肅若此者非異人任也事在外即最難最鉅以中丞尊重臨之斧斷霆擊無不立解而當其在内即極細極易亦有非力所及者今即東無倭西無虜中原無盜賊然使范文子山太傅見之憂方大耳計公必有訏謨碩畫弘濟時艱者外之有成績也請從諸君子賀公外寧而未必無内憂則願因風竊有請也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厭鉛槧之業喜言兵事以見奇於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邊才推轂而文始以武重天下無事

武臣無所施才即有事文吏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不得不低視媚行以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處文秩而武處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九薊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府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至焉吾鄉晴宇王公備兵密雲三年北備虜虜不敢南下牧馬東備倭倭喙息以遁考功課治狀中賞率　詔增秩二等予　制詞貴父母如其官公之屬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績也余以爲公之績方始耳葢余父子皆交公甚歡家君每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

天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嘗不纚
纚言邊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未嘗不中窾會
也竊以爲異日爲　國肩鉅宣力必在王公其在今
日則猶千里之托始也今經畧還　闕下東北事一
切屬制府制府之事兵使者事也請畧舉與公籌之
夫制倭之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
國中而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奚以請爲
其足以重倭則奈何不自重而以　天王之命命海
島之亂臣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貢弭兵則又更其
詞曰封而不貢夫貢自彼來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

往其褻且辱抑又甚焉西之諱和而爲款東之諱貢而爲封其有以異乎雖然罷款而禦虜罷封而禦倭則未見其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邊臣之定策比於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其怨而淺其寇彼怒我怠我竭彼盈並海郡邑未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爲應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南則北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禍始大故爲前之說者以爲不當封爲後之說者以爲不得不封而余以爲皆非　主上威德萬邦皆來

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爲不足臣而或以爲當臣或以爲不當臣或以爲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爲得也以天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患無人徐起而爲備不患無日盍亦整師而經武俾文武各效其用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以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衆不能離也則何封與不封以爲大難而嘵嘵者乎夫倭與虜非一世之患也而備倭與虜非一朝一夕之計也　朝廷方屬公以千百年之計而諸君子乃賀之以三年之績吾直以爲千里托始耳須公千百年之計就而後公之績成吾乃敢言賀

請執簡而俟之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贈
大司馬崑田邢公平倭奏凱序
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王介石先生擢右方伯序
康侍御序
侍御林育所考績序
密雲令楊子漸考績序

梓庭張君序
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楊公子遊邑庠序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　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　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淸正三破之

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踦揚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爲動　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　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内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

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虜資倭狡翕而出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卽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剏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横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

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内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　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世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内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巳受重譯之朝國勢强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　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颷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

南所當倭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衆寡强弱相什而勳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强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温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强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公用也以　天子威靈掃境内而屬公計

豫定士豫附陰褫其鬼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　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葢　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

十百上　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
決之閫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
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
不下操假便宜寛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
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
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
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
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
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
即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

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　聖主爲能外内無患亦惟　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榼承歓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吏數告急　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晝籌策調兵食過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東捷再奏　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於京師九之一　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强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

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任者居什三厮養輿隸什五負販及百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於境外大將軍請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恥也夫使邊鎮弱即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蓐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
鬨而起口語籍籍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爲他官即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上習
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群囂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
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旣有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爲振厲藉從容爲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於公則復何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宇下也在京師則薊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適而肩臂股肱至於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公之成

贈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吾嘗觀前代吏治人人得行其意而　本朝一稟於

法賢者無敢踰法不肖無敢不及法人臣奉典章守
成憲而天下治故法與執法之臣最重在內則御史
大夫總憲度而副若僉分蒞方鎮未有以御史大夫
蒞方鎮者有之則制府也在外則觀察使總憲度而
副若僉分蒞諸道未有以觀察使視道事者有之則
衝邊巨鎮需次督撫者也齊於海岱間稱都會然以
在內地不得視邊鎮比以倭入屬國震於鄰　天子
憪然東顧　命江右陳公以觀察使來視師海右有
觀察使自陳公始公至定約束申軍令簡異能甄壯
烈指揮易置氣色精明而會歲大祲暴掠四起旦夕

之儲皆凜凜不自保公取甚者杖之百斬其首以徇
命有司大出倉粟賑饑民民始有固志居三月而政
成　天子乃　命公還省治觀察事公且行郡守魏
公屬余言爲贈余作而言曰諸公知　天子所以命
官之旨乎公以觀察視道事重海防也其還公觀察
重憲度也憲度重而海防益重今吾郡所患獨在無
兵無歲耳不教之民一鼓成列猝有緩急驅市人而
戰奮袒絶袂計不反踵法爲之也强者攘臂弱者枵
腹亂民不戢則饑民不安使四境之民俛首弭足待
恩澤於上而無敢有越志法爲之也故有執法之人

而法始重法重則天下事乃可得而理李石論治天
下以爲法行則易耳趙廣漢每恨三輔亂其治不如
其兼治之也故偏治則難兼治則易以公端嚴公亮
揭綱引維取 國家三尺而輕重布之以表正百僚
臨長百姓官不易常民不失業齊魯之間誰不安枕
夫東人之困亟矣使闔省受其困雖一郡安猶未也
闔省受其福吾郡亦必與焉今有衣而敝尺寸而補
綴之無益也取而更其半則更處必有跡一支病則
獨見一支急耳然其根本虛精神不強則一支亦不
可得而理夫國之精神根本在紀綱法度耳無歲可

蠲可賑無兵可簡練也而無法則遂不可以治故夫
重憲度者所以重海防也余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名
御史按塞上余實執鞭弭相周旋今幸在部中私其
顧復知公者宜莫如余故爲論次　朝廷命官之旨
以賀并以自慶云

贈王介石先生擢右方伯序

介石王公以觀察使蒞淄青道者三年有　詔擢雲
南右轄中丞尹公萬公請於　朝留公東省會府得
旨下部議矣公戒行有日吏民不勝私戀皆謂留
公省會不如專蒞淄青道也與其留公專治餉不如

兼兵餉治之郡邑草野之議無能自達於闕廷則諸
不佞屬贈言夫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
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比中外諸臣一再推擇
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久而愚以爲與其
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
人假操柄寛轡策比及三年未爲不久也不然者雖
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
議而令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
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久也王公
以進士敭歷三十餘年自郎署而郡而臬而藩往來

於滇浙閩越齊魯間回翔中外升沉毀譽與夫人情欣厭顰笑如四時之序萬態日新於前而公表裏無易度險夷無二慮筮仕宦成無異操比倭奴之報倏緩倏急上下皇惑公徐起而為備治兵治餉治城郭民不見擾事立辦治屹然為東齊保障齊故多盜走死地如騖里中豪百十為儔伍任俠使氣凌轢下姓持吏短長公初至下令捕盜盜皆伏法捕惡少年重按之持綱紀如山豪有力者不得撼搖則相與斂手避之竟公任桴鼓不鳴赤白丸不起閭左始安枕矣大略公蒞事不為擊搏久益堅定持議不激昂久而

績效益著與人處初似落落以嚴見憚久之淡而益親誠一而益信初直指王公按浙公已遷閩藩直指以吏議侵之及按東省具悉公治行復爲疏薦其功能可大任有識者蓋兩賢之夫此一人之身非拙治越巧治齊前見譏而後見賢也前覩其暫而後覩其久也公不見陽鱎魴魚之喻乎世非獨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爲陽鱎凡世之才美易見見而易盡者皆陽鱎之屬也外內異嚮初終改步且前且却且陰且陽以樹榮名取世資暫雖赫然久卽敗矣惟夫操心一執德固持法堅乃可以久則吾介石公其人哉吾

聞德惟一罔不吉二三罔不凶周太尉當大任徒以
厚重少文博陸受知非有他端世徒見其進退不失
尺寸耳要以勑之重光之愼皆久道也士非識不定
非器不凝不定不凝則不可以久由此以窺公之肩
受鴻鉅爲　國宣力殆未有量已豈一會府足爲公
賀哉

贈康侍御序

余同年康公士遇奇偉倜儻通古今以世道爲巳任
始爲密雲令籍籍著能聲執法抑豪右殖孤弱報績
奏㝡治行列高等徵拜爲御史需　命三年始得報

乃稱眞御史也其比邑同官慶公之遭問序於不佞不佞惟士遇抱志弘遠矣得御史豈足爲士遇賀然御史而得士遇則足賀也夫今臺諫之職艱於授而踈於聽論者謂體視昔稍輕顧官非不能重人人不能重官耳人臣以踈遴之身一旦珥霜毫操白簡盱衡吐氣抵掌而策廟廊不可謂不重也乃或勢忤而機有所齟齬不能不委蛇以待裁決而吾清議肅明公道不棼斧鉞所指足爲異時錯置嚆矢則御史之言有時而伸而其法不撓縱法有時不得行而吾持論不阿抑何稟稟也夫人臣奉公盡職豎立謂何輕

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關大體重以持之含垢納汚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墮靡而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爲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論朝事止以欲焚麻一事震悚朝野所謂函牛之鼎善於用大疏節濶目勿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宮闈細及廐馬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默默耶五升之鬵而操牛刀以割之亦瑣於持論矣予謂丈夫遭時遇主當天下盤錯轇輵之會天日矢心恢澄其度矻若萬石之船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然後衡之以道鑑之以識相機而發乘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

山甫之事君也夙夜匪懈柔不茹剛不吐而袞職有闕則補之以今御史而得若而人詎不足爲官重哉余觀士遇識遠而器弘嶷嶷有古直臣風其游刃劇邑已槩見風裁固知其柱下建白必能持大體先
國家所急爲諫臣倡始以人重官當無虞今日稍輕也然則諸君之賀非賀士遇得御史賀御史得士遇耳衆咸以爲然遂次其言爲序

贈林育所侍御考績序

侍御林公以是歲按中州且行矣會秩滿三歲則列狀上功曹功曹核其績最 天子嘉而 賜之命臺

中故事滿皆有賀而林公所薦達數公者相率詣不佞來徵詞余惟御史之績與百執事異天下諸司懸衡御史賢者于上考不賢者不及考輒斥去滿三載而非賢非不肖者又不得考其任不任皆御史為品目以聞於　朝而後　天子黜陟焉御史則不然其措注在按部其建白在　朝廷任不任皆天下耳目所共見不俟人相引重也夫百執事俟御史而重而御史自為重然則御史所為績者大矣公先按事宣大宣大歲苦虜患其晏然不被兵自和戎始和戎之利可覩明甚乃公獨謂不然為條奏上之其略曰昔

在　世廟時邊方葢多事矣財盡於戰士死於虜也視今可不謂危焉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繒而士死於掊克分國賦半給之貪不止奪士餉半予之盜不息夫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不能抗邊臣挾虜而求益餉計臣不能毋予今且長此安窮乎方是時和戎無恙也而公逆知數歲之後計必出此葢御史之言皆在天下所共見而公之隱憂深念乃在天下所不見然則公所為績者大矣今且奉　命按中州比于身在宣六為肢體在中州為胷腹比于病在

尤宗

宣大如肢體之疾自外入在中州如胷腹之疾自內
起請略舉數端與公籌之中州頻年苦旱流離未復
比者大風黑祲助歲爲虐百姓毀室廬捐妻子拊首
痛心而未知所委命此必且以蠲賑請頃大司農亦
告匱安從得數百萬錢米予之如大江以南乎周鄭
伊洛十餘國所稱　天潢之派何論千億其下者亂
於齊民暴横閭里閭吏不能盡詰即欲詰之此皆仰
食縣官賦常祿不爲徵而奉法必用彼安能無反脣
也黄河爲患歲決歲爲備歲有不決而無不備其費
一切仰郡縣郡縣又取之民間以孑遺之民奔命於

河之兩涯而未有休息時然猶幸無大決即一旦而有宣防瓠子之役且胡以應之也此三者可不謂至難然皆有主者吾獨患不得慈愛彊明吏而任之誠得慈愛彊明吏而任之酌威惠揆緩急而撫循調劑其間民可使安歲可使不害豪宗可使不奸法而水患可漸減今天下吏治寙惰上下相蒙餙亭傳綜簿書而無急公憂國之實藩臬諸司再歲而徙郡邑吏三四歲而徙得徙而已不復顧後患吾前所稱三難者孰任哉御史受命而出奉職者薦引之不奉職得彈治之事即各有主乃主吏非御史孰任者公行矣

公之效已著於塞上而載在士大夫之口　天子方挈前功責後效而公亦且崇論宏議以終前緒吾固知公必能任中州事其在諸司吾又知公必能以任不任程之也蓋前所治在肢體後所治在胷腹既已能自爲重而又能使諸司重然則公所爲績者大矣

贈密雲令楊公考績序

密雲在畿輔諸邑稱最劇邊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兵與餉錯事多倚辦於令吾友楊子漸爲令三年邑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　天子下　璽書封其父若母如令甲某君某君來徵文於余余固知子漸

之能爲政也葢不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于鄉相得驩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執余手目其子以屬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康士遇諸兄弟計仲明子幼吾輩去德平遠緩急非有益獨有孺子締姻名宗可倚以自存則走書問子漸子漸報曰仲明向嘗徵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豈以死負吾心哉遂以女許歸葛氏余是以知子漸能爲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父杜母中年之政徵於童豎語曰上恤孤民不倍恤孤則不倍人我不倍人其誰倍之故上下能相親也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陽

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燥濕勞勩惟恐其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爲甚或夌轢鼓弄以恣其所欲爲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之子如其子者幾人哉當葛太史歿藐焉遺孤無所歸命盛衰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佞與之約曰是君壻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壻也雖微吾壻吾猶將子之此其立義較然不欺死友者也不欺死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漸爲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爲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騷流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困且死而官之譽日起　朝廷遠

無由聞子漸爲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蘄乎字下不蘄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操此其不爲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日爲諫官必且盡以民閒利病吏治善敗聞於上吾是知子漸必爲名諫官請載是語以要之異日

贈梓庭張君序

梓庭張君久以醫給事　禁庭非其好也棄去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干余余甚重之客歲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勝氣殆有孕孕必男也今年

春孺子生彌月病急驚服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
則召諸醫襍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偕便俱下口
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技盡矣而
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而病不應此元
氣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
者脾不收也此其徵爲虛爲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
氣行藥力於法當愈卽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
孺子病急不忍視入擁衾而卧值日午諸客會食內
人傳語曰孺子寐矣余曰是以將食僞寬我耳食竟
入視之則睡已酣矣薄暮而寤病減十之五又數劑

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問之君治是病更數日不
愈何其緩也一藥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蓋嘗
之也少嘗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旣精審而
始專寘方焉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脈未定不
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而中效甚速
然不百全以表裏動靜病與藥相參不能取速效然
可以百全以扁鵲聖智亦且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
合色脉後之君子不飲上池水而僞言見垣一方人
何也余聞其說而韙之非獨論醫蓋涉世亦猶此矣
語曰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聖人之

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斷故當其疑莫怯於聖人當其不疑莫勇於聖人而世且釁勇嗇禍用壯用罔以及於僨事以不身至而隃度為智以任冒臆不咨詢為斷以哆言不稽考為習事以不量枘鑿而陷禍患為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非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亦有疑焉世但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其視為止行為遲則何也余故論次其事以告醫與士之欲速者

贈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國家置中官在內則大長秋在藩封則承奉最要大長秋職給事人主左右人主左右獻箴獻典盡規補察者故不在中官中官以供掃除非有參帷定策之力也雖以大長秋之重而宮闈之外無所關與至於藩封則不然藩王生長深宮鮮就外傅而王相權最輕秩常鈌其旦夕與俱者獨閽寺之臣旦夕與俱也而有所陳說彌正則易而不聽盡辭直指以匡其違而救其不逮則又難而不聽也隨之則見謂蒲葦而希寵激之則見謂倨侮而沽直故其稱職最難東海

朱士奇刊

張君事衡藩三十年倜儻饒幹畧與人語逸氣橫發口如懸河而果敢任事無所屈撓當　康王嗣國張君典醫藥王故孱弱而二三無賴居中用事熒惑聰聽女謁寔繁張君從容論說爲故不省者而罷之已伏階下上書極諫至再至三至指斥便佞語侵及王竟不報而二三無賴相與扼張君欲必置之死張君中夜爲奏草累數千言輿棺詣直指言狀事雖不行而籓府皆爲震動王怒甚置張君掖庭秘室械而繫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天幸竟無恙而王病潰甚且逝乃歎曰悔不用張某言以至此遺令釋張君張君哭

之極哀曰昔吾驟諫王不聽以至君臣之際有郄王其以我爲懟乎雖死無以謝王嗚嗚伏地不能起於是齊魯之士聞之者未嘗不高其陳義而諒其無他也史氏曰古稱忠者亦多端哉兵諫亂也而忠奪兒爭也而忠登床攝衣慢也而忠苟有忠信迹何論焉夫張君當其最難不言而見王之身日以危也言之不見庸而結怨羣小見其身之日以危且沒沒也故瞑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除君側之惡其情蓋有大不得已者事雖少激倘亦所稱屈子之過過於忠者乎今王入承國統雅知張君行誼上疏請

君爲承奉於是張君奉　救命以往夫當張君草疏以請除便倿期與之俱碎寧知復綰銀璫揷左貂覩事籓封周旋嚴禁乎當時一二無賴悉伏於法而張君幽憂三年卒得昭雪被此顯榮禍福之機固難得而睹哉今王令問休暢布於遠近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付君宮府不異體而臣主不異意行矣張君今更復何難矣張君欲不倿爲一言以贈余舊知張君事故爲之論著而贈之曰願君如管仲無忘在莒時也庶幾承德稟度副　主上簡命哉

贈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張之先從　高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
以　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倜儻
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槩喜交歡士大夫論
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爲圃於西郊備極幽勝之致
嘗自稱曰元善幸以肺腑襲徹侯之業上之不敢道
長平犂庭出塞之烈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
郄又不能餙車騎子女如武安君惟是守先世堂構
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
扉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觴館中
二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爲詩紀西園之勝

而并譽主人賢敖余以昨日之遊驩甚也中酒而主
人類若有憂者葢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
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
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張公所由封我
國家外戚數行封矣更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
爵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不頹圮者乎此其近者止
其身遠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
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夫擘功論烈孰與淮安
鞏昌德慶三侯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而張氏一
家兩伯傳世亡窮以此言之何獨言行間功巳乎葢

當　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無幾微於東宮顧獨
賢　昭皇后微　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爲社稷之功
一擁立　章皇帝及　睿皇帝委政中書常使使問
閣中商確政事幾何以防旁落故終　昭皇后之世
王振不敢橫洎棄天下振始得政然　帝亦且長明
習天下事矣使當　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淺微
昭皇后振之流禍未有量也此爲社稷之功二夫天
以　昭皇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　昭
皇后豈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
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徹侯來

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贈楊公子遊邑庠序

博士家自庠序以始由籍進而鼎鉉皆一塗也故先定志語曰百里之行起於跬步志定也顧名閥華胄之士與寒素互有難易其易者一而稱難者三公子勉之矣蓬門圭竇之夫未覩前期而求至茫然無所索途適越而北轅舍康衢而返業已日暮途遠不復可達即達亦已重趼穿屣憊而後至亦大難矣公子日稟過庭之訓移氣移體聞移耳見移目聞見移心印洙泗型左馬不越閾闠而得之曷其易歟顧士起

自白屋一應乏旌足以光大其世若夫衣冠之族視
爲故常其父析薪其子負之僅名曰肖其不克負荷
則遂廢其乏治不稱肖矣其難一士束髮遊里塾行
能相若而相安若自宦遊而返國人屬耳目焉被服
言動皆指以爲怪異不見才則以不見才訾之見才
則又以見才訾之其難二窮鄉下邑終身不見異物
而遷其修業難進亦難退若世家則耳目不乏之玩出
入不乏之佀心有馳斂而所就業因之進既不難退亦
復易如介駿馬而馳近卽千里遠亦千里其難三葢
不佞少從家君宦遊之方城巳而之雲中其居里中

不滿一歲前所稱一易三難者皆不佞素所歷也故舉以告公子今有尺幅於此純素而待繪飾繪之工不工無所匿也然繪不工不如其已也易其不工而別繪之其爲力倍於未繪時故君子愼始今公子亦純素待繪飾時也公子勉之矣惟學可以取益於古人惟問可以取益於今人才不厭上人志不厭下人夫惟下人乃可以上人吾告公子止此耳若夫自庠序由籍進而鼎鉉則公子所自致無問不佞矣

馮琢庵先生非海集卷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送

蕭漢頡守寧國序
薛青雷都諫出參楚藩序
張泰亨都諫出參中州序
李都諫出參中州序
楊公亮太史外補序
郡守衛公入覲序
郡大夫介吾范公入覲序

章文教

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太宰楊夢山先生致仕序
水部項公序
郡伯胡公序
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送蕭漢頫守寧國序

今天下諸郡國惟吳最劇士有文而佻民仰機智以食工最巧衣最華用最侈蓋巳成俗且浸尋被於天下矣頃歲大祲言官交章言饑饉流離狀甚悉　天子咨嗟遣使者齎司農大府金錢往賑之民乃始有寧宇而愚以為饑穰代事也天道一再歲而一變穰而饑饑而穰如寒暑焉至日而返人事數歲而一變淳而漓漓而不可復淳如江如河不至其最下不止也今天下皆憂一二歲可遷之水旱而不憂千百年不返之風俗愚甚惑焉寧國吳地也而比吳諸郡稍

簡士之文民之智工之巧衣之華用之侈皆出諸郡下而自古稱民安士阜風俗和柔則獨出諸郡上仕其地者多爲循良吏仕而去者多爲名卿大夫明與而可屈指數也此其地於官爲宜而漢陽蕭君以民部郎新受命爲茲地守蕭君素名能文章與其兄太史君皆負一世之望然意念常有以自下者其持身薄夸毗而崇眞致其持論摧浮巧而原本始此其人復於其地宜茲行也風俗其有與乎寧國與吳諸郡錯壤而見稱爲和柔此其俗必有以自立而不受變能自立而不受變則移易風俗者必從此始寧國之

俗正而諸吳郡可觀聽而暨也蕭君勉哉天下事郡
國自以其意爲之易耳而　朝廷督責郡國使爲之
常難今夫積米穀備賑貸詔未嘗不數下一旦而有
方千里之水旱會請内帑無策矣則向所謂備者謂
何然其事後猶以爲請若夫俗流失世敗壞即事後
不請矣勸稼穡禁奢靡厚風俗詔未嘗不數下而郡
國所以應詔旨者何等也此無異故不自出其意而
徒以虛文塞上督責耳備水旱者當於未形正風俗
者當於未成今俗已成矣而吏恬不爲意何也物莫
不有始莫不有漸寧國俗即善然與古所稱民安土

阜風俗和柔者亦安能無小異夫與今之俗有小異者則醇懿之路也與古之俗有小異者則浮澆之首也蕭君行矣竟君才力自以其意爲治察青蘋之所由究狂瀾之所止使寧國之俗盡還其古初而無少異且以次漸被於諸吳郡吳之俗正而天下可觀聽而暨也蓋兩漢循良吏以文翁爲稱首徒以遣弟子受經京師彬彬多文學士愚謂彼自有純白而飾以丹雘耳變蜀俗當用文變吳俗當用朴然而由朴入文易由文入朴難異日蕭君政成而史臣紀之且駸駸出文翁上矣故士文不如質民智不如愚工巧不

如拙衣華不如素用侈不如嗇而治之文不如朴嗚呼士誠質民誠愚工誠拙衣誠素用誠嗇治誠朴卽微獨風俗其亦可以無憂水旱矣

送薛青雷都諫出叅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叅楚藩其門下士問言於余薛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嘆初薛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啗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又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

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况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葢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劘如風如濤似戰芘蔭宇下甘言媚詞覔人顔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踈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忝藩未有以報　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余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

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冐忌諱人主遂疑群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即守

官如此此未爲失也葢數年以前　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令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令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令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爲治不盡循一途轍　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令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守皆在焉夫

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禔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送張泰亨都諫出叅中州序

丁亥春偕泰亨送楊公亮之閩王伯楨之蜀又三年而泰亨以叅藩出也諸兄弟數置酒餞泰亨泰亨亦置酒別諸兄弟居者去者皆不能爲懷又念新去者解攜自此始而舊去者未有會期諸兄弟在長安者益落落嗟嗟泰亨其柰此別何也顧余所以戀戀泰亨者獨在離別之際而自別離以外無爲泰亨憾者

我　朝諫官之秩至都諫而止內卿寺外叅知則以
次第無所簡擇泰亨至於此則　主上之明聖而泰
亨之成勞也自古特立敢言之士未必久居　朝廷
以汲長孺之直不得出入禁闥范仲淹歐陽修一語
不合輒上章乞外任去試觀古今直節士在諫闥十
二年始終無所摧抑如泰亨者幾人哉　今上方弘
聽納獎忠直深言不見詰正言不見格故泰亨得展
意竭節無所依違以至此夫已受其成勞而彰　主
上之明聖雖出在外藩何憾也世見泰亨介然獨立
以為難余謂泰亨前此何難繼此乃當難耳士聲名

未立片語而當士爭附之比士論既附天下㕓求士
已時挈前言責後效後效一不酬而前之言盡廢矣
狐涉水濡其尾虵畫足亡其酒此世所習知也過之
則爲蛇足不及則爲狐尾故愚謂泰亨前此未嘗難
繼此乃難耳泰亨自常吉爲諫官所與皆榮次素定
偶俱無猜而今始爲外僚行省大吏以十數官相甲
乙才相什百聲譽相低昂過未必相匡維而禮相責
望進未必相薦達而退相怨誹語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均是官也吾聲名顯據其上使人俛首厭心爲
吾下泰亨謂此爲不難乎天下莫難於處衆衆所譽

衆所誹皆懼府也夫惟正巳無求於人則無怨巳處直無以曲人巳處潔無以汙人巳處是無以非人凡物情之有是非世不如其巳吾且在是非之中吾何敢言吾且在是非之外而又奚以言爲是非者離合之關而悔吝之首也吾願泰亨慎之泰亨往矣秩巳崇矣行巳成矣士巳附矣自今而有患其在有餘茂不足矣勞不可棄成不可毀全不可處衆不可蓋棄勞罔功毀成罔終處全反缺蓋衆反折吾願泰亨慎之自諸兄弟講業金馬門以至今十有四年且合且離情款如一日以心之無遠也故盡言以規于吾所

以規子者止此矣然終無奈此别何也

送都諫李君出叅中州序

李君以兵垣都諫擢河南叅藩往也或謂李君方以直節顯　廷中亡不歸重李君不宜出　輦轂下汲長孺拜淮陽伏謝不受詔至屢詔旨彊予而猶以爲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夫李君葢亦有邑邑戀闕之心哉余應之曰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獨以褊心有少望耶彼痛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近憚之爾李君爲諫臣且數年矣數引大體廷爭
上未嘗不歛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下公卿雜

議而行之　上數用李君言數見用而效異於長孺時遠甚李君則何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蘋蘩省闥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秩而優游以展釆錯事則惟命其以藩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命人臣爲主用職耳柰何計内外論輕重也今夫風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顧言事與事事者其見宜不能無小異人情不能安其所異而行其所不安彼將陽爲之而實不省獨以虛文應令爾故我策事而責人以所必行不如自行之之順於計也人策事而以所必行責我不如自言之

之便於事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且李君治汝
南成皐宛葉間非楚漢相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
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
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　朝廷嚮用李君
益專蕭太傅不自少府爲馮翊乎漢家以爲議論有
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尊用之由斯言之　朝廷之使
李君叅藩乃以重李君李君則何不可也李君門下
士王君等二十人屬不佞爲贈言李君校文禮闈稱
得士　廷對上甲者三人而兩人出君門下君行矣
汝南故多奇士即如袁安叔度之流豈於今闕如也

君往進而弘奬之德星隱隱復聚汝潁間不佞則執筆俟之矣

送楊公亮太史外補序

嗟茲乎公亮公亮欲安之乎盍公亮爲史官執筆扎侍　今上左右且十年而乃出叅藩也公亮儻募負奇不爲孅趨偉而長髯其意氣蘢蓋陰暎輒傾坐客抵掌譚天下得失甚辨知公亮者以爲磊磊有丈夫風槩而不知者且謂公亮盧憍恃氣乘人以鬭其捷於是公亮竟外補云夫我詞臣非有職事也惟二三兄弟相出入吾兄弟比以安而人猶得挾持浮說中

公亮今公亮出在數千里外其相與非有斷金盍簪之素擬聲而譚擬足而步俯仰御史前而公亮又不能摧剛爲柔破方爲圓以自親媚於惠文之列自公亮在詞林不能安其官今且以此安之乎公亮曰吾將去而歸爾楊於鄞稱著姓而公亮非有烏倮素封之業也又非有陸大夫槖中裝才自給朝夕耳而族之貧者往往待公亮舉火又相與陰藉其名以行其不行怨公亮其行也名亦歸公亮其人皆大父父行也不可誨語而射影之倫且借之以脩其郄公亮曰吾寧去而僑居別郡爾夫僑居則何可長也嗟茲乎

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吾儕向者徒持文墨議論未
有尺寸之效今公亮乃得一當以報　天子苟可
以報　天子何往不得自效顧今所以目公亮者何
等也以爲賢知無賢知跡也以爲愚不肖無愚不肖
跡也知愚賢不肖之間鑿空而無所處世且謂公亮
何人哉曰是揚己是任氣是負罪於館閣而中道棄
之外藩者耶此三者世所大疑也處三疑之勢而求
容嗟茲乎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　命下之日二三
子過公亮相慰也已復相與謀出處焉余子曰使我
處此則弗爲也不敢以我所不爲者勸吾子張子曰

我之不徭出亦何罪子其往也王子曰國之業在北風之二章矣曾子曰太夫人在焉捧檄而喜爲親詘也陸子曰啜菽飲水亦足以樂矣計猶豫未定楊子決之不佞不佞無能爲公亮決出處請爲公亮陳出處之理夫公亮非生而官又非生而官翰林公亮而之官請一切比於外吏忘其爲翰林郎去此而歸乎請一切比於諸生忘其爲官葢古人之言曰貧賤不能詘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而高曠之士矯之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夫富貴而快意貧賤而肆志此兩語者品則別矣總之不敢爲公

亮道也公亮出亦可不出亦可無違出處之理而可矣

送郡守衛公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劉公邵公馬公與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爲之辭蓋天下有治平之原而余將以計典上也治天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莫大於計典數年以前重能吏而比歲專取廉能吏鷙舉風發工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所長以凌轢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吏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寛一旦有緩

急往往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風局其用而廉吏絀夫上畸重而賞行焉而名附焉賞行名附而天下求之者厚短長立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爲勸而受罰者有辭衛公廉吏也而材足以濟執法堅布令平寬嚴相輔事至立決然未嘗以行能驕人與人語欵欵任質而未嘗狥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往歲郡被災公率長吏循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乃以歲事告成功於　聖天子度　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示天下天下奇其用而無能致其瑕瑜高其

風而無能竊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廉以廉重能是
朝廷以公治一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徵所
罰以所賢徵所否賞罰既明賢不肖既形天下治矣
古者三載考績五月報政豈惟是課幽明行黜陟亦
曰百職之衆萬里之外皆得以時見天子故事不隔
而上下親至漢時刺史守相出皆得陛辭試治民方
畧治成見徵必親臨問考其行事以質其言賢者超
拜爲九卿蓋猶古之遺也余自束髮登　朝猶及今
　天子臨軒褒守廉能吏謁者以次引上　殿賜
法酒選諸所表登用之又其後入計之吏猶以上日

與廷臣比肩稱　萬壽近者臣子精誠不能感動
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淸蹕計吏足跡不及　掖門之
內獨以職事聽予奪於考功羣情鬱結如沐髮睎朝
陽此固　九廟所憫惻也比見我　皇上裁決政事
英斷如神不惜內帑數十萬以活兩河之民豈其加
意于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民之吏此必不然
今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而進覈功能行賞
罰計吏得瞻日月末光歸而與吏民頌說亡敢有名
實不相應以干　大典則太平計日可望夫世之治
也外僚輦轂也世世之季也廷臣九閽也隆替之故其

在今矣不倭將以計典卜也

送郡大夫介吾范公入　覲序

明年當大計郡吏會海上倭報狎至於是都御史御史上章請留諸郡縣長吏視事而以叅佐朝京師議既定吾郡守不行矣天官氏覆其章留並海十州縣備非常其餘皆入　覲如故吾郡守范公不及裝而發車及於蒲胥之市士大夫皆出祖謔相謂曰何其遽也兩臺與天官氏異指乎而吾以爲皆是也海氛甚惡且張且翕彼且爲龍爲蛇以蟄自存而俟春和爲鯨爲鯢以噬我北扼於王師不得逞而別圖陰平

之道則內地受兵夫擁十二河山包險阻居上游惟吾郡最重恃遠不備戒在莒矣夫不備而危與危而求備則不如先事圖之與其使人代庖無寧使庖人自治都御史御史議是也夫禮莫大於肆朝儀莫侈於元會課吏治莫急於殿最詢國典莫重於象魏倭在大海外而我斤斤自守鈌會同之禮非所以尊
朝廷明臣誼示中國廣大也此兩者皆是而天官氏所持者大吾郡齊也請徵齊事威王時不涖朝者數年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召即墨大夫親與語封之召阿大夫親與語烹之始起兵伐趙

魏敗魏人魏人請和趙人歸我長城向使威王非朝見群臣躬行誅賞吏終不盡力雖起兵兵不爲用而敵人不服故氣決於内而威奮於外則戰勝於朝廷之説也今　主上神明英斷撫臨萬國非齊威所敢望而頻年以來法宮靜攝廷臣稀得進見不能無引而玩愒今天下郡國皆集輦轂下　上亦且厭深居之邃密思明堂之顯敞而琛玉在廷鴻鸞漸階　天光下臨延問得失上下之交固地天之氣浹中外群臣喜色相告皆有精明强力耿介當風之意合百僚心力以彌内釁而禦其外侮雖萬里之外可使斂袵

來朝夫倭首難於朝鮮就我聲教曁及宜莫近於齊所謂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宜莫如吾郡而不事左右以求譽者宜莫如吾范公范公涖吾郡二年其守介其才達其政平其節安其量恢乎不可涯涘也汪汪千頃意其人乎含爲雲霧霈爲霖雨冒崇山蒸大澤四境之民無不沾漑者此　聖天子所欲亟聞而天官氏所爲書上考也吾聞先王之制畿甸侯衛莫敢不至而後問及要荒之外則有征伐之師威讓之令今日之事倘亦修名修德之時乎海濱外臣則何敢後焉於是范公歛未卒爵升車而去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墨別白黑黜陟一禀於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

訓　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諫楝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宮闈留不報今復有所論列必將上干　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爲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無入　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

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於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
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
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
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覆說也蓋往歲之
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器也子之美
名又驟子之美秩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
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
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愚至潔易辱
硜硜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爲世所指目遇事
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

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語不合卽下殿上劄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於前事矣方今　君臣隔絶外不寧而多内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

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徼防其不然
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葢正人常利　朝廷無
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爲輕根處静
爲躁君即使閭閣無有所間而正人在　朝廷士之
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即真爲不肖亦
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即君子
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爲此詩人所爲賦白駒也
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爲期侍御慎無有他請使世
多君子耶我與天下同爲君子世無君子耶我獨爲
君子同爲君子其功大獨爲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

尤錫祉

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爲周容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遁思坐而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爲君子及與天下同爲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余言質太夫人以爲然否

送太宰夢山楊先生致仕序

吾鄉夢山楊公爲太宰七年乞休章凡數十餘上天子重違公志　予致仕乘傳以歸歲給夫廩亦優異焉去之日百　故祖帳都門外相與歆豔嘆息謂

此數十年所無而又或謂公尚健柰何自遂忘天下

主上亦柰何不且爲天下留公不佞則以爲公之得請與

上之聽公以去也是淸朝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徵也蓋韓魏公治相州歐陽修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爲人情所榮而蘇軾作醉白堂記謂公浩然將歸老於家天下共挽留之有羨於樂天而不可得夫以魏公勳名德業而歐蘇兩文忠一以其歸爲榮一以其不得歸爲歎則大臣進退之際何可易言之也不佞侍公久竊以爲公之歷中外大類魏公而持論行事皆近之魏公自諫官歷安撫招討經畧始

入爲執政而公亦自諫官歷藩臬以中丞撫晉代上谷閒始入爲太宰魏公朴忠厚重不務分別白黑以杜朝士甲乙之論而公亦以朴忠厚重和合　朝廷以爲百司各循職業省議論而天下自治識者讀其啓事皆謂有宋大臣之風然魏公終其身埤益鞅掌不得謝事以歸其歸相州亦自領安撫使而公仕四十餘年大半　予告今且懸車解綬翩翩歸桃花嶺上也歐陽所稱功被生民德施社稷皆公所有而蘇所稱處憂患之域行利害之塗皆公所無蓋惟天下無事國家有人故公得釋重負以去不然公即欲自

遂忝天下何且　上即欲聽公去忝天下何蓋天下
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叔世之君子錚錚皎
皎常若有餘盛世之君子悃悃款款常若不足叔世
之君子鞠躬盡瘁馳騖出入而常不足盛世之君子
功成則退年至則還雍容進退而常有餘以其人論
其世即千百載可具覩而何幸於公見之也公行矣
世之以進爲榮以退爲潔以一身爲進退者皆不足
以頌公微世之清夷公即不來微世之清夷公即不
得往故余以爲公之得請去是清時之盛事而太平
之顯徵也乃論次之以附晝錦醉白二記之後使後

有考焉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磊砢多英其學無所不窺類杜武庫而華公精心營職綜理微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者則惟項公項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州燕臺易水間夙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贈項公以言不佞蚤習聞項

公與家君交驩事而咨咨嘆焉項公司爟者也商作樵蘇于山無所得材材盡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闌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事端則又以徵逐交際彌縫其闕心不競而力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合瓦石而常不歡項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我如權衡然兩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絀款

主款者必絀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兵有餘此無他有已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以爲已事者也其所統攝與體貌未有不以爲已事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之而兩相從則蔑不濟矣今不務所以相濟而務相競此不佞所爲咨咨嘆者也公具文武才多籌策善騎射確然足爲世資當天下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於太常今日寧

夏之變勢劇於石城降胡叛卒罪浮於滿四而內釁積粟外憑驕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北境禦倭畧千餘言足稱石畫不佞既得寓目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請得而面承之家君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荊傾蓋將自此始既爲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送郡伯胡公序

詔安胡公之守青州也擢自登州貳其貳登州方倭事急海上一切戰守備皆倚辦公都御史御史交章言公可登州守可按察僉事皆寢不報最後請以爲

靑州守乃許之公磊砢有正骨識大體敢任事其綜覈微密如魏弱翁被服儒雅興教化如文翁也行之期年民以大和會有採山之役使者四出益都令不勝憤上章持中貴人中貴人反噬之有　詔逮益都令繫詔獄卽訊胡公及其佐燕公曰是强項吏非墨吏也中貴人上言此兩人實送其帑以行　詔奪爵一級於是經畧邢公覈上禦倭功次海以內胡公功第一章下大司馬未覆而胡公解郡事公旣聞命稽首北向謝歸郡舍治裝裝無可治者單車就道士民空城郭送之皆嘆息有泣下者擁其車不得行公曰

守力不能抗中貴人爲百姓主守固當去去官以老
以病以墨以猾賊任威以才不任部劇守獨以忤中
貴人去其忤中貴人因忤　旨或謫爲尉史爲編氓
甚至赴逮長繫謫士伍而守罪獨薄謫獨輕守卽去
其敢忘　上之賜故事謫官自常員以外去住得自
便不去且隱於吏去且以吏而隱守卽去甚適也百
姓泣曰公適不適吾不敢知吾儕小民知小民耳自
公之來民不苦水旱不苦賦役不苦軍興徵發獨苦
礦然而公在也比者榷稅告緡之令下矣山不足畝
代之賈不足農代之民旣瘠矣無所告語獨以公爲

天公且去民復安歸命乎嚙令令去嚙守守去何有於民民卽脫屣去耳顧安得無礦無稅之地託吾足乎縉紳大夫曰嘻汝小民獨知小民耳夫勅使者鎮守之漸也乘人主之所嚮而操其說之所必入自禮曹之外五官者無所不侵也夫旣以言利奪民部虞部權又可緣利事予奪人生人死人出入人罪破壞人家族而遼左使者駸駸談兵事扼守牧之吭掣中丞之肘而鉺惠文之吻顚頮一動立陷人以不測之罪合省臺之力搖其毛毳之廝養不可得彼且取國家三尺而侮易之何有於爾民蓋漢寺人干政唐

興兵而今理財也附麗之者各以類至亂之興也先見徵象而後以事應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吾下國其懼哉於是太史氏執簡以進曰胡公以釋負喜也民憂民諸大夫憂國愚竊推數循理觀之喜與憂且兩去也久雨易陰久陰易雨山澤之氣相蒸愁霖望日恨不須臾及其抉浮雲斷雌霓劃然開朗萬里一碧亦直頃刻耳夫吾　君者聖主也憂百谷王之不盈而偶不慮百谷之虛也羞威之不行於百獸而偶不虞其有所假也以凡人測聖人無異斥鷃望垂天若以　主上神明獨覩而獨斷之則反覆手耳輪臺

必不俟老而悔奉天必不俟亂而詔公方以東事見推功第一請遂以東事卜之當議封時廷臣闒説萬方不能入及一旦下明詔罷和議决戰守衡功罪豈俟崇朝而定哉夫吾　君者聖主也豈其明見萬里之外而不能銷萌厭難於千里之內此必不然吾情此以不恐胡公即欲隱於吏乎以吏隱乎其爲適也亦無幾時矣郡理劉公惜公去以贈文屬余余不能別公猶劉公也於是乎言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埀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

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爲勳衛副北軍久之拜大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閒則李公父子爲扞蔽云李公既受脤以行三韓士之官於朝者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閥閱以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封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臣立功閫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人主而文帝以爲不遇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蓋天下始和親也及當武帝時盛兵出塞而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

時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蕩負奇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橫衝匈奴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異李將軍今且建大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葢嘉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犁庭度幙之奇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縻將士以徼功爲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犁庭度幙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能尋及干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今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隙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

披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
由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　朝廷深惟至計
推轂而遣將軍顧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同夫神爵
之兵力非勁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駕遠馭非加於曩
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仰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
非漢道有強弱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
國如五單于爭立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
藉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
當邊陲少事拊循士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
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

惰窳今卽有渾邪要邊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雖仁明誰與領此大疆場之事卽可以亡奇奈何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闌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死命願將軍熟計之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之氣色精明今以李君才畧總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卽我三韓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將

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遂神爵之長策千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國家之有世將比於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八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壽

元輔對南王公六十有六序
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伯父伯母六十偕壽序
魏太翁八袠序
少司徒筠岡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林阜南老師六十序
陸卿山年伯七十序

楊東臺先生七十序

劉彬泉老先生暨某夫人七十序

封都御史魏太翁序

于長公六十序

趙封君夫婦八十序

顧冲菴中丞母吕太夫人序

邢封君八袠序

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序

壽元輔對南王公六十有六序

上御曆之十九年山陰王公晉陟元輔越明年以封還内降抗疏　予告歸年甫五十有六又十年而上乃册建　皇太子如公所抗疏指使使奉璽書往問公行有日矣是歲公年且六十有六十二月朔其覽揆之辰海内願公壽而萬里祝者適與命使會其無似緣先大夫之誼得稱年家子已從詞林荷國士之遇會今舉　慶典得受事禮官凡公所以爾　上與夫　上所以終眷公者咸與有聞焉敢微一言以私下執事蓋自士大夫狃於不顯諫之說乃始貴成

謀薄廷諍乘會而導之以微夫乃身安而道行然世乃有成謀因廷諍而就微言因驟諫而決用世之道因不用而尊則於吾王公見之世謂廷諍不如成事蓋出於陳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君不如臣嗟乎平之幸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而慮有遷直士絕慮無遷自古以廣之中庸成克之中立者豈少哉直士不憚賜劒賜玦皎然明其獨是然後持正論者曰強而且前且却者不敢反踵故陵所欲爲則平成之平所未必爲則陵激之當公抗疏時或以爲直而過然十五年以來士不敢懷兩心操兩端

以託之于　天子家事者誰實主之夫廷爭未必成事而成謀乃因廷爭以就此不可不察也凡人主有所欲爲而人臣爭之强欲竟則不可欲止則恥詘於下後有人持婉詞以進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當直諫時固已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以婉發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定之始而婉言之功在人主旣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罪崔發羣臣爭言不可上不懌卽不懌而上固知其不可故李逢吉一言發立得釋當公救言官時說者謂慮乃不如逢吉不知以一言去數言官以言官罷一相人主

其亦有悔心曰事得微有不可者乎夫有公之法言在後卽巽可也公誠有以動　主上意後卽靜可也故驟諫未必悟主而微言乃因驟諫而決不可不察也凡人主所用未必重所不用未必不重呂蒙正可謂得君及其罷帝誚以爲望復位眼穿矣汲黯屢告屢外補乃比於古之社稷臣人主謂羣臣於官如含蔍耳乃亦有不愛爵祿一不合脫屣去者乎此於人主之私甚不便而心且重之後且見思有大任則必曰其也可數十年以來亦有合則留不合卽去不辱理色詞氣如公者乎夫吾　君聖人也潛識而顯施

之深惟而迅發之用其道不必於其人也用其人不必於其時也故去國非所以求庸而用世之道乃或以不用而尊此不可不察說者謂公以不用故神完假令公焦然機務之重寧得暇豫自完若此吾以公之壽不關用不用也公之壽在用直而抱一夫直者生之徒也而一者數之始也譬之松栢脉理直而根不搖直故其液足以自濡不搖故常定此風雨所不能撼雷霆所不能驚爍金流石所不能焦而窮陰朔雪所不能剝者也夫人所由壯盛者血氣也而易竭也遇事而有執者意氣也而易折也若以正理御正

氣則孰竭而孰折之純氣之守是曰上壽何間用不用哉葢天下事往往相反而以相成廷諍之爲成謀也驟諫之爲徵詞也與夫不用之爲用也斯已然矣處雷霆身反以安居草澤名反以榮托鱗踐虎死生成敗之勿敢知年反以長乃任直而逆憂其不完者則何也余持是說間以語大司寇蕭公蕭公以爲知言乃論次之而合詞以祝

壽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今海內稱最盛備諸福者無如東萊趙氏任丘劉氏雙慶相若也二難相若也雙慶而綦壽二難而綦貴

相若也趙翁春秋九十四矣夫人少翁九歲而劉翁
與淑人皆八十一自學博一自僉觀察事其解組皆
自中州歸相若也既以身貴復以身隱隱矣復以子
貴趙長公官四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弟爲季方也劉
次公官三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兄爲元方也而趙之
季方劉之元方皆以今歲同考績相若也二慧競爽
而遞爲政一撫遼左一撫越皆並持中丞節一總南
都百揆一綰詹尹綬侍　天子講幄皆先以少宰
佐銓衡相若也趙次公既報政受　制詞以歸抵子
舍曰余官南都父母春秋高何論遠近此門外即數

千里矣雖復　天子有後命我勿敢知劉翁時時謂長公曰若官都門去吾家三舍耳吾視都城宇下也汝視吾膝下也汝何慵歸其爲我努力報效　天子劉長公悒悒不自得䟽屢上皆不報而趙次公疏報可君子曰此其於禮也皆有合矣爲人父母雖老不敢私其子曰必報國爲人子雖貴不敢忘親曰必得請以歸爲人臣雖急不敢自遂也恭以待命於　聖天子天子若曰去家近者留以佐余一人以爲臣兼爲子去家遠者許歸養釋爲臣而爲子亦以勸爲臣此其君臣父子間皆可紀也太宰李公修舊僚之好屬

不佞爲文以壽二翁不佞承乏兩公後于兩家皆有世講之誼焉情亦相若也於是乎執簡以書

伯父伯母六十偕壽序

自我曾大父以來夫婦媲德而同壽至六十者自伯父伯母始弟珣以書來曰願兄爲文壽之也吾父少伯父兩歲當在懷抱時猶及見曾大父大母曾大母愛伯父曰是醇謹類有厚德者曾大父愛吾父曰是生而孤且穎敏後必大發伯父與吾父肩相隨武相接少而嬉長而讀書又長爲諸生未嘗一日不同遊處豆羹蔬食共食則甘不共食不甘自吾父官中外

陸昭

而伯父曠然無與處春秋節序兩相憶也吾父自中州　予告歸不復有當世之意庶幾可與伯父周旋無復離別而伯父已病痱不良於行聞吾父且至奮然為起已復自廢病即未減飲食則益矣吾父日攜具省視之即之別墅必使人輿以行傾三雅呼五白道三十年以前事且語且笑意氣忽如少時不復知有病伯父與吾父雖從兄弟猶之同胞猶之左右手夫壽伯父者亦以壽吾父也則使使者致祝曰願伯父時飲酒勿過也慎醫藥以自持伯父而愈一丘一壑時與我父共之則又祝曰病不病有命焉伯父置

此而姑謀樂也省思慮加餐飯以與我伯母皆究於
高年則又祝曰伯父無恙伯母無恙使吾弟珦得專
精一嚮以紹隆先業吾弟凡四子長士鵠已嶄然露
頭角伯父伯母且見其嗣吾弟以起也此三者在人
事不可必吾請以卜之於天伯父善人也必且有後
福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蓋我叔祖光祿公之子三
人而叔祖母衛夫人奇愛少子故介軒叔產稍豐伯
父獨嗇而伯父安之無一言即與吾父如一人亦未
言也退而察其色怡然無少異者叔祖母旣逝介軒
叔析其產而中分之伯父愕不受曰是固弟之有也

介軒叔曰若治其始則兄之有也宗族閒以爲兄弟閒讓德皆不可及而處伯父尤難以名卿之子內不能給朝夕外不能償債負而無幾微見顏色我曾大母撫而知其厚德有以也夫有厚德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是以云遂書之以爲壽

壽魏太翁八衮序

蓋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嘖嘖有魏翁矣會　今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衮月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光祿丞奉使歸省叔子以比部郎讞獄河南北便道過里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來徵辭

余考覽故記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爍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彼石氏所由盛自萬石君其子建若慶皆象萬石君顧獨醇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顯堯佐侍上上曰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於是晉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奇節異能自表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爲重者則惟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爲郡倅用廉平爲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爵課其績比良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督誨三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叔子考績受　制詞

晉階承德郎説者以翁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北海治改佐隴西隴西治其强力匪懈卽十年猶足營其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恬養高歸而爲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以爲翁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固能用而託於不用者也彼將以不用爲眞而以用者爲緒餘其緒餘以爲天下而斂其眞以爲身此壽致

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君稱觴也於是客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御史上疏不憚批鱗逆耳以伸其志卒之忠格於黼扆而機忘於荃宰自南銓晉令秩浸益嚮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叔子奉三尺慮囚多所平反令犴狴虛而槐棘清于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劵而責也亦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早世不竟其用爲恨然其雄文正氣上爍三光之明下洩山川之精夫千萬世而壽者唯名而已則亦維翁之教不朽焉子執爵而進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既也夫皇華四牡之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爲之言曰不遑將父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評者可謂遇主未可謂遇時也幸賴　主上神聖中外禔福風議之臣得竭悃臆執法之吏得信憲度輶軒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以兩君得從頌膝下鞠䠓而爲壽不然者王事鞅掌不遑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以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愼勿忘　聖天子恩德無斁爾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充位卽醇謹撫所建明雖徽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樂也客皆稱善乃論次其語代祝詞

壽少司徒筠岡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葢爲親而仕者皆不必通顯也爲君而仕者祿不必逮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者十不得五焉若夫踐九列稱大寮積閥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十不得一焉皆貴顯祿逮親矣然或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驩而爲之親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未必御扳輿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或愀然以思此雖被綸綰

綏未必如啜菽飲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岡翁與王淑人則所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岡翁以司徒公貴司徒今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闥歷大理　天子亦貴翁大理爲司徒　天子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翁與母以從四方之滫髓紈綺未有不以奉供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稱詡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立朝且三十年官跡半海内而未嘗一日去膝下此其事親慕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祿養翁與淑人

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少而貧稍長行賈會其在蜀而母病足則怦怦心動曰母得微有恙乎即以是夜度棧道而北歸而拜母牀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峩山不復賈矣夫人情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顯也不有離也則母以知其合也今翁即貴獨不念心怦怦度棧道時耶翁不以身顯而顯以其子凡子之身養與祿貴者不能盡得效於父母而司徒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兩無憾也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翁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而孤嫠

待以衣食者以百計用能厚殖其德以薦其明信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玆其理不可知而余獨以爲翁事母至孝淑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又周急其兄弟子以爲於兄弟子見兄弟於兄弟見父母焉母病而心怦怦動也旣貴而無忘怦怦度棧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百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有是旣醉所爲備五福也寧獨兩盈兩無憾已哉翁歲已丑滿八袠而公之姻司冦李公徵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爲之論次若此

壽阜南林座師六袠序

吾師華亭林先生以今歲滿六袠門下士相與謀爲先生壽而使琦修酌者之辭今稱壽者多修言顯榮尊寵以相耀此人世可立致而不可爲壽卽遠而稱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覬久視此可爲壽而不可必得也余安取說而壽先生余葢聞之靖節君靖節之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不有失也何以言得其在去彭澤之後乎九日之詩曰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此其抗志雲表下閱人代達矣余以爲得此生者久生者也吾師自修業秘館給事省闥以至爲冏

正立朝凡十五年不佞之得待先生在先生爲給諫時當事有可言未嘗不正色草疏以上也國家之典章時事之便宜未嘗不蚤夜以思也雖復杯酒几席之間端然有憂世之色蓋意念深矣自先生歸卧江皐者七年而樂可知也今仕者縛纓被冠素化爲緇操則慄舍則悲指其都華要而命之曰得退而居田里命之曰失此夫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勞身焦思滑其天和上者以營其職下者以芘其家以毀以譽且趨且避多矣乎世之爲意也顧於此生何得乎先生之都華要不色喜去而居里中不色慍是先

生昔未嘗得而今未嘗失仕不爲得不仕不爲失故
知先生所自得者厚矣身不羈於世而身始爲吾有
精神心思不役於世而精神心思始爲吾有葢古稱
爲臣毋以有已夫爲臣無已是釋爲臣而始有已也
有已而始得此生得此生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
今日則可以稱壽矣諸子曰子以此爲先生壽可也
顧先生豈以向平之高忘長孺之戀也部使者方交
章薦先生先生且應徵書以出子稱先生居里中樂
吾恐先生釋此樂而去也應之曰鵬之圖南以六月
息者也不息則不能致遠吾豈可以其息爲樂其飛

爲不樂哉夫先生亦無往不樂者也得失相乘仕隱遞代而先生始終故我無損益也先生退居里中不色愠卽異日起而都華要不色喜是今未始失而後未始得今不爲失而後不爲得故先生所自得者厚矣得此生者久生者也請以此爲先生壽若夫顯榮尊寵以及神仙家言其爲意也不又多乎余未敢爲先生道也

壽陸年伯序

我同館諸兄弟之游胥如志也而余與陸敬承最驩自拜官以至遷秩無纖微不同偕出偕入考德序業

居比舍行聯騎日未嘗不數數也其游如兄弟其視兩家尊人如伯叔父行也敬承尊人仰山翁以歲甲申入京師余及諸兄弟入謁躡衣登堂侍坐問起居不敢有餘言閒携具以往如置法酒豢韝鞠脃數起奉觴飲不及醉而罷及家君過都門外諸兄弟執榼承飲而勞之曲席而坐傳器而飲賓客各盡驩至暮諸兄弟去敬承留移几至榻前舉大白相屬卒心而語無所伏匿遂至申旦而家君低回留三日乃始去蓋敬承少家君八歲又皆能酒而余自童子時翁已爲宿儒大師又皆不喜飲酒故余嚴事翁䎘䎘修子

弟禮而家君最喜敬承以爲愛我惟余亦自愧嚴事翁不及敬承愛家君甚也先是余將請告裝爲行間以語敬承敬承曰伯也出子也返無盎菽水之奉而虛供奉之班無爲也余以其故遂止今歲敬承亦將告曰吾翁滿七袠將歸而爲壽余寔不能別敬承因前爲計曰子歸而伯氏欲之我輩何敢言子歸而伯氏不欲則且柰何何不先禀命焉因具舟楫而逆之如伯氏來子復何求不來子歸未晚也敬承曰諾介使將發不佞附使者致祝曰伯尚良食秋風生矣河渠之水波於兩涯乘流而北布帆安穩此不勞而坐

致遠逾于蒲輪之適伯氏幸而肯來大官饌内法醞皆　上所賜于伯氏被命服再拜而饗之逾于牲鼎之養敬承初命爲大夫寢蓋尊重伯氏來而見敬承爲　主上所信向士大夫所歸往必且大喜以此娛心志悅耳目逾於舞綵之樂余且與諸兄弟次第置酒佐敬承爲伯氏祝釐導和以究於大年請去苛禮襆談説爲笑樂畧如敬承之對家君亦自不減親戚故舊子弟之歡伯氏其强爲一來敬承出而在供奉之班入而修菽水之奉是兩得也敬以此爲伯氏壽若伯氏所自爲壽則王庶子先生文具矣

壽東臺楊先生七十序

嘉隆間有名御史曰東臺楊先生執三尺法按晉中屬歲甲子當比士先生實綱紀之是年得士爲盛其後先生回翔藩臬所至著聲績寖益嚮用遂解綬去先生故長安人居長安中自謂身既隱不復從貴人游即其生平交知與其門下士過而問先生謝不見也歲庚寅先生滿七袠諸門下士游都門者謀爲先生壽而余猶記先生在晉時序我二三兄弟耳提而面命之其首簡稱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夫我諸生義則友朋情則兄弟行也其視先生則弟子視父師也

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余安取說而酬先生祝先生名位則非其意祝先生壽壽先生所自有也無已則請論先生之所以壽以附於華封之義葢造物之於人其不肖者常有所愚之使慕其不足而勞其賢者常有所用之不使私其有餘而逸賢與不肖何其擾擾也其有所驅役而不得自巳耶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當其勞我不能不勞當其逸我我猶自勞此則自爲役耳不得言造物矣乃有不爲人役又不爲造物役者則司命者無如之何我誠貞造物不能使躁我誠靜造物不能使競以余觀楊先生葢古人

貞靜之儔耶世世未嘗棄先生先生又神明未衰而拂衣高謝如脫敝屣盡絶通謁造請之勞以自適内無以攖攖其心外無以拘攣其形卽造化者能使之躁競否耶夫爲造物役則造物能制之爲人役則人理能窮之而先生退不待年逸不待老内無陰陽之患外無人道之患此司命者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先生之訓諸士曰岱山有松栢焉兎絲在十仞之上茯苓在重土之下而精未始不相通也今諸士或内或外或出或處而精未始不相通則以先生之訓在焉雖然彼兎絲茯苓之相通豈不以附松

栢哉請遂以松栢爲先生壽夫松栢而壽所自有也而官師之所材也故陰陽之患少而人道之患多惟遠在深山大壑則患不至焉近在清廟明堂則患不至焉先生居長安中而抱貞守一遺落世事依日月之際而出塵垢之外此其在清廟明堂而無人道之患者耶作而能止近而能遠遠與近不復關人而勞與逸不復關造物此司命之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憶昔受先生訓詞依依如旦暮事而忽已二十七年諸門下士離合去就數矣先生之訓未嘗一日去我胷中也卽不腆之詞庸足酬乎其言之

不酬且終何以報先生德哉

壽彬泉劉老先生暨某夫人七十序

彬泉翁者今官詹先生父也翁起家進士授内丘令徵入爲民部郎出守淮陽其爲政强直自遂而持大體不苛小大畧如汲長孺久之罷歸歸數年而官詹先生官史局執經講幄旦夕且相天下而翁猶自以五馬貴稱淮陽守云今年翁某夫人皆七袠矣門下士蕭君使不佞爲祝辭夫翁晉人也請遂徵晉事城杞之役絳老人以年禮於趙孟魯人聞之曰晉未可媮彼葢四百四十甲子矣其在翁之年乎然老人始

猶受功也微此一言誰知之者祁大夫老矣而舉其子午午誠不負舉然猶待其父舉也若夫不待老而逸不待舉而庸視此兩人何如哉晉多世卿而范氏爲最盛武子老而授其子政曰爾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靡笄之能讓則武子之教也劉先生才擅一代而不敢掩人貴在日月之際而不敢驕人居之若不足用之如不盈天下翕然稱劉先生先生遜謝不敢當曰家大人之教也范氏屢遷而處者爲劉氏翕父子豈其苗裔耶夫晉享其小者也彼爲國而未及爲天下前相國趙郡郭公維揚李公吳郡嚴公則嘗

爲天下矣當爲詞臣時父母並春秋高及其拜相麻且久業成而請老兩尊人尚健無恙也紆朱佩玉而階一品今且與劉公而四矣此與筦一國之政侈談世祿者大小何如哉而予猶以爲總之浮說也請論壽理夫天地之於人也無所不爲益無所不爲損栽而培傾而覆則天損益之中而正滿而傾則人自爲損益焉夫惟謙者受益而剛者不受損翁歷官中外蘄蘄不可干以私此其於物也如松栢確然不受變於四時者也劉先生貴顯矣而三命滋恭常有以自下者此其道如海無不翕也無不委也滉瀁瀕洞與

天爲際如海則無所不爲益如松栢則無所爲損無所不爲益則可以效之於其親無所爲損則可享之於其子故徵年則絳老人有子則祁大夫世德世祿則隨武子文子而偕德齊年爲一代美談則郭公李公嚴公此吉祥善事之會而天道人事之符也請書之代酌者之詞

壽封都御史魏太翁序

魏太翁者向嘗爲鞏昌別駕能其官歸而爲德於鄉舉三子皆爲世名人而長公懋忠最顯懋忠撫晉賜飭吏治簡軍實其治以精覈博大相輔甚得夏商之

和以考績奏最　天子賜璽書貴翁如其官時翁年八十九矣懋忠謀歸養翁聞而亟止之曰汝兄弟三人仕於朝而汝兩弟皆中道夭閼　朝廷舉三士而僅得一士力汝何庸歸懋忠曰固也父老矣舉三子不得一子之養其安庸子父一而已　朝廷何患乎無士乃以疏請於　朝其辭絕懇惻甚於李令伯　天子下其章主爵者相與議曰魏中丞慷慨獨行君子也　朝廷得才士易得端士難假令在田間尚宜推轂令出豈得以私情聽其去覆疏具言其不當去狀　制曰可懋忠旣上疏移鎮雁門待報旣不得

命將復以請而主爵意亦持前議甚力得請與否未可知而余竊有感於君臣父子之際可以論其世也夫世有三難而懋忠獨否爲臣難爲臣而爲子難爲臣子而爲君子難臣之難也葢莫難於邊臣晋自汾石之役歲中虜邊民苦兵邊兵苦餉邊臣苦議論比者虜内附二十年懋忠受疆事虜奉約束惟謹邊人釋甲負耒而嬉中朝知懋忠才而信其品諸所經畫措注朝入夕報可無復以奇議撓之者懋忠乃盡以其心爲　主計而以其餘日奉親故曰爲臣難而懋忠獨否也人臣授節鉞援桴鼓則忘其家疆埸戒嚴

不敢奉其親以出又不敢遽言釋負去獨有瞻雲陟岵心目俱往耳懋忠家大名去晉陽數百里屬塞上無事迎太翁之官舍關吏負弩傳呼甚寵居久之太翁思諸孫則復奉板輿以歸假令懋忠不得請即不難以爲臣兼爲子令懋忠得請又不難釋爲臣專爲子君親兩無負進退兩有餘故曰爲臣而爲子難而懋忠獨否也自余與懋忠入官以來士風凡三變始而士趨勢勢湼而敗名則改而趨名名激而敗官則改而趨於模稜首鼠容容自保而懋忠始終無異操夫不能狥世必忤世世亦何必忤品太高名太盛即

造物忌之而人情不欲其獨有故庸士忌才曲士忌直汙士忌修靡士忌獨立而君子亦凜凜於峻絕危疑之地悔白璧之難爲愬直木之先伐乃懋忠上受主知下收士論入持簡出仗鉞展意無所依違而世彌信重之其請雖發於至誠至情而當事不忍聽其去故曰世之爲君子難而懋忠獨否也夫太翁亦入臣也爲臣而不究其用以其用寄之懋忠懋忠能爲臣乃始貽其親以忠能爲子乃始貽其親以安能爲君子乃始貽其親以令名貽以安身乃壽貽以忠與名名乃壽百年壽身千年壽名懋忠所以壽其親

者大矣晉中藩臬諸公問壽言於余余交於懋忠至歡微諸公之請不佞故宜有言請歌彤弓以識懋忠之成而歌抑戒以爲翁壽要之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亦無俟予祝矣

壽于長公六十序

于氏以文史發家彬彬多宿儒才士長公獨朴茂不彫飾季公以通經術爲　天子師至大官而長公以布衣居里中然里中稱第五之名不㦰驃騎焉公少學書不成去而力田力田復不喜治家人產顧獨喜酒田間作苦呼酒自勞或召所善客飛觥浮白輒至

中夜公故謹厚言吶吶不出口至醉則大呼長嘯意氣豪逸談鋒從橫座客無敢難者口占詞曲與客和而歌且歌且占數百言立就識者以爲此達人非酒人也居久之竟中酒以病乃歎曰酒以養性也酒而病是以性養也遂止不復飲酒於是公年六十矣姻家泰公遊長安歸而爲公壽屬不倿以詞蓋史稱鄒魯之俗好儒備禮其民齪齪有桑麻之業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彼其孳孳作力智盡能索雞鳴不得休何暇爲樂而任誕者流枕藉糟粕知其非是不能自還坐酒之流禍者亦何可勝道也如公者豈不誠皭然

脫於世之淄垢哉公讀書不爲儒輸粟不爲官居不爲羸積出不爲廢箸去是非聲利之境而之醉鄉又去醉鄉而之澹恬廣莫之野當其醉也不知有榮辱不知有老少不知有人我而及其不飲也遂復不知肴酒不侒以此知其果達人非酒人也秦公歸與公故所善客設酒具而過之相勞苦如平生驩得無曰公向以酒自豪飲八斗醉二參諸賓客不敢望今賓客幸善酒如平時而公獨不能勺飲昔何壯今何怯也即不知公何以應客不侒請爲公解之晉初諸賢持螯散髮酣飲自放而人稱之曰達陶彭澤故喜飲

酒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人亦稱之曰達夫晉人其有所寄也若曰以遺世累而固已不能無酒累即其遺世累也亦不能不待於酒彭澤則幾無所待矣彭澤無所待而寔是也晉人有所待而寔非然則將從無所待而是者乎將從有所待而非者乎公之入貲爲儒士也儒士例得拜官非其好也棄而不受秩備亦有羞五斗折腰之意乎嘻達人哉達人哉請祝達人壽達人亦無所待乎祝矣

壽趙封君夫婦八十序

今歲少宰趙公以三載考績　天子爲貴其父某如

少宰官封其母某爲淑人當是時兩尊人年八十矣而長公亦以是歲擢秦中叅藩自長公歷御史爲叅藩而未得以巳官官其親秩從其尊者　國典也於是里中士大夫皆走賀少宰且爲少宰祝兩尊人屨錯于庭少宰出肅客客進而稱曰兩尊人之壽有以也哉公之愈于古人者三少宰踧踖謝不敢當客曰公無異也古稱爲人子者父有爵子無爵父以爲不敢以巳貴貴其親夫親於家則父母也其在君父前則亦臣子也以君父命其臣子而曰不敢若何也此古之所不能得之於君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

一古之大臣出分茅土入爲天子卿士葢世家而嗣爲政者也非世家而嗣爲政者不得爲尊顯其世家而嗣爲政則有壽母無壽父若夫佐太宰總百官於國稱上卿而於家爲少子此則古之所不能得之於親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二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業已驅四牡攬六轡而家有不得將之父母則安能無尸饔而懷內顧也今士自一命以上無不得奉其親者秩益尊奉益厚微君之祿無以娛親微君之名無以顯親其能爲臣者是能爲子矣此則古之所不能兼得之於臣子而公能得之其愈古

人者三語未既公踧踖謝曰子言愈古人古人則何可望也稱將父將母之詩則怦怦心動矣余且請而歸侍兩尊人於是客乃復稱將父將母之義將之為言養也人子於父母無所不欲養而志為上口體次之今夫匹夫之相然諾也無所不欲效也一飯之德無所不欲報也太翁領睢州學博而遽拂衣以去此其視世榮也如脫屣雖然以　君命臨之而曰不榮焉非人情也業已徼其名而襲其榮豈其不忍一當以報　天子報　天子無他端則以兩公在今夫仕者之違親父母未嘗不念其遠每祝必曰勿使遽逐

此父母之情也愚以爲少宰且無歸可矣少宰與長公左提右挈益篤忠貞增修其職于以報　天子恩德而順兩尊人之志兩尊人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不去猶去也即不然而　予假以歸歸而拜兩尊人膝下致　天子命出而赴嚴程以從　簡書兩尊人亦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去猶不去也少宰公起而謝客曰敬受教然去不去非敢自決策也將稟命焉覘兩尊人意所嚮而順焉君子以是知少宰公之能養志也其所遇愈古人其養亦不減古人夫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哉

壽中丞沖菴顧公母單太夫人敘

天子念遼陽爲國家左臂歲中虜命顧公以中丞節往塡撫之顧公行至邊勞士卒調兵食度地形扼塞條上備邊方畧次第報可而吏民亦遂安堵不中虜已屆太夫人壽辰則咸欣欣加額曰微顧公儲胥我而噢咻之我人何以有生也雖然微太夫人何以有我顧公也微太夫人之壽且康也顧公又何能一日安茲土也太夫人尚加匕箸以輔遐齡以長有我顧公則又有習顧公浙中事者曰顧公之爲浙監司也

卒譁於伍民譁於市標於大都白晝之中顧公密布
耳目立取倡亂者誅之譁即解假令顧公當搶攘時
才不足應猝而輕以身嘗於羣譁徒以傷太夫人志
而何以有今日今遠左孤懸歲有羽書之警其難蓋
不異曩浙郡譁時臨荒徼踐危途有覆盂之安無垂
堂之慮則以顧公爲保扞故微顧公之爲保扞無論
我人何以安太夫人也蓋太夫人之自爲壽也顧公
之爲太夫人壽者事甚相類而相須爲用太夫人來
歸當蘋蘩中鈌之會而顧公受任在庚癸内擾之年
太夫人持纖積微日庀其家政務繼前人之善緒而

顧公扶危正傾以定大難便安　國家務在反前人之敗跡慈母之理家良臣之憂國事甚相類而相須爲用以此爲太夫人壽太夫人能無意乎加匕箸也雖然顧公亦知所繇以壽其親者哉古今以孝治天下者無如成周乃疆場之臣不得内顧其私至有不遑將其父母而陟岵屺以思者且出車采薇之時何如哉其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則情可知矣顧公爲遼左守臣蓋當疆場之寄以日夜東遏虜歎掌王事與所稱日戒孔棘者何異迺得以其間脩甘髓牢醴之具治華氊珈珥之飾以奉其太夫人而稱千歲

之觴於前此周法之所不得為而方召諸公或不能自致於其親者也　今天子方弘錫類之孝使疆場之臣得以自恤其私而又不中制不外監故顧公得竭力從事於邊圉外為　國家修干城之固而內貽太夫人以安此　顧公之所繇以壽其太夫人者而天子之明德遠矣異日顧公功成東虜回面　天子下　璽書勞中丞暴露軍中良苦召歸凭樞委蛇表著之位而又時分大官法饌所謂八珍五齊者於太夫人則顧公益無虞於鞅掌而太夫人益得以優游於壽祺以對揚　天子之寵命將　主上明德滋益

厚然則顧公所爲報稱　天子者固所以壽其親者哉

壽邢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敘家世爭艷世之赫赫者以爲寵故壽務歛稱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用而壽以其不用夫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以余觀於黎丘邢公葢得壽理焉公齊曾閒隱君子也晚乃以其子貴公即以其子貴而意益務挹損不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爲布衣會歌詩

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自致青雲黃金橫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其富貴而羈吾身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與子偕於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神益王七箸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此所謂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世之所爲擾擾者積居逐時未有不欲其家厚者也埋益鞅掌感翩騅而歌四牡未有不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鬱後然以爲巳有所之既厭苶然思其本始如夢如泡然後知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爲者無如

章欽

有其身爲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於光然光彌耀而薪彌易盡故爲薪計者無如以不用而自全隴西有鳥焉虞者得之貢於上林長鳴顧盻飲啄華軒之側亦何所不快而爲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而上下於隴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之壽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親常相保向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澤雉即未必若此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公雖壽弗快也如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

其親矣睿雲令楊君於公爲姻親屬予修酌者之詞余交長君最歡爲公稱壽何必減楊君然稱壽者與壽者庶無相反矣

壽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序

莊生之言曰曲轅之木求無所可用而以爲大用也余以爲不然物無所可用必不能自堅夫且不能自堅何壽之有莊生所稱莫如樗若櫟世豈有樗櫟而長年者其惟徂徠新甫之材其用之若廟若寢爲棟爲榱爲楣爲閭皆可以數十百年而其不用者在深山大澤軌跡不至其壽且數百千年是用亦壽不用

亦壽也如吾郡光祿李公益用而託於不用者耶

肅皇帝時李公爲給諫張司馬破倭王岡涇斬首虜千級而宵人扼其吭致之死公率同列上章請緩須臾覲成功會　天子震怒杖公於廷黜爲編氓逮

莊皇帝復公官超遷至九卿公遽請告以歸又三十年而爲　今上之二十七年公春秋八十有八矣當公上封事時犯盛怒逆　隆旨攖奸相鋒寄身虎狼之吻死生旦暮不自保寧復知壽考至今日耶譬之材焉驕陽暴之寒霜剝之震霆飄風時復蕩撼試之四者皆無患然後其脉液內完膚理外堅以成其

叅天溜雨之勢假使樗櫟當之則朽巳久矣　莊皇
帝之初士論所附上意所嚮幾於爲寢爲廟公且退
而處於深山大澤以老嗟乎公其用而託於不用者
耶夫養外遺其內養內遺其外皆患也夫且爲材木
卽斧斤伐之夫且爲散木卽風雨摧之其惟能爲材
木而託於不用比於散木乃可以久近日如陸平泉
宗伯畢松坡司徒其人皆近百歲又皆素尊顯於朝
晚而自老於田間今且與李公鼎足並峙皆以用而
託之不用能爲可用故其材識鉅也不用故其福力
厚也而李公非但不用世於世世亦無所用夫玩物者

役於物者也用世者用於世者也待世而貴者賤待人而益者損以物狥耳目耳目反狥以心狥耳目心反爲役夫貴人之用物也弘矣天下願貴人之生也亦巳衆矣酌之者衆則速竭於物相刃相劘而不知其盡也若李公者於世何所用哉衣無重綵食無兼味出無導從入無姬侍所需於世者晨起水一盂火一器食時一粥一蔬耳室中蕭然一榻之外設一几几上書一帙耳不受世榮故無辱不受人益故無損不以物役耳目故心閑不以耳目役心故神完於世所稱熊經鳥伸及陰陽醫卜百家衆技皆一切不談

獨以清淨寂寞澹泊無爲合長生之旨夫清淨寂寞
澹泊無爲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卽此以觀公之
壽卽巧曆莫能得已吾觀古之老臣往往以白首持
將相權優老之禮或予祠予郡奉朝請不遽得謝事
以歸卽退而修洛社香山之會又不必故土也吾爲
老者計則仕而有事不如隱者逸無事而食不如家
食安也出而從宦流寓與海內長者游不如居故土
對親戚守子孫樂也此三者公皆得之吾爲優老者
計則無寧杖於朝養於學以修憲老乞言之典使天
下受老成人之益則公所爲壽者更大吾故曰用亦

壽不用亦壽也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九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集
國朝典故紀聞序
刻武經七書序
魏中丞奏議序
直指輯畧序
于大宗伯集序
余大宗伯集序
三太史詩集序

謝京兆詩集序
金輿山房稿序
姚氏存杏篇序
益都張惺宇使君善政録序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僦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即又取當代事爲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爲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摘爲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蓋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每見野史紀
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
眞贋之貿薪者轉相貿也而不知其所由世用則躬
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林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
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
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刻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
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
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

可以經武兵可傳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誡民九伐明罰九畿定籍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尉繚子李衛公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授成於學獻馘於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材所自出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授易者不言

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蓋學古者以增竈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十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詭於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辯當是手裁然用之於吳不盡效吳子穰苴子聞善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最後出皆發其胷中之藏爲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子大旨與吳子相出入其人有所鬱結不得用乃退而著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問

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三畧出黃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邊黃石故非圯上翁彼不欲以名聞於世何以書爲六韜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竒文秘畧自是三代末季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於書或其人不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關兵緝是書以授將士在邊言邊姑舉其切於戰守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其微言可無人乎五步之內今天下

以恬以嬉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凛凛焉討軍實而訓練之倘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魏中丞奏議序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即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即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吾友魏懋忠以御史敢言無所諱朝貴歛手避之坐謫外吏旋　召爲南銓部郎改光祿少卿洊至御史中丞持節撫晉陽三年詔增其秩塡撫如故廷中推轂爲少司寇司空大理卿皆不報懋忠乞身歸養疏八上

上輒慰留之先後所請邊事吏治及民間利病凡百餘章皆　報可言者請於山右採木抽稅如畿內懋忠疏爭之疏雖留中然皆以其故而止採金之役卽不止然中貴人不得齕有司民不甚病也甚至切劘　主上抵觸貴近　上終不以爲罪嗟乎懋忠何以重　吾君　吾君重之若此懋忠爲人廉直獨立其處官如寄也妻子皆留侍養獨身之官携二三僮僕與書帙爲伍官舍寂然如修頭陀行者朝而受代夕可就道惓惓憂國發於至誠如赤子爲父母終日號呼父母不罪也葢懋忠於古人中最似汲黯黯廉

懋忠亦廉顯喜直諫懋忠亦喜直諫武帝重顯　上
亦喜懋忠顯常居外懋忠亦居外然顯守淮陽伏地
不受命以不得與朝廷事爲恨若懋忠者今日可謂
不得與朝廷事否也人臣效職無論內外顧言與事
何如懋忠試自度即佐司寇司空守大理卿能使其
說必聽否即不聽能復調劑其間使民受一分之賜
否然則今日用懋忠與懋忠所以效用宜莫如以中
丞節撫一鎮一鎮之事無所不得爲而自一鎮以外
亦無所不得言此其用與顯功相萬也漢武誠重顯
未盡顯之用　主上用懋忠亦復重之顯固無加於

懋忠而　主上任人賢於漢主遠矣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一切媮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廁亦見反以爲人主親已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葦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亦可使方術技秇蹶張厮養夷於大臣此皆始於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即不用亦且重自輕無論不用也即用亦且見輕　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品如別蒼素海忠介起田間長留臺也　上知其直也嚴司寇以病廢而數念之　上知其廉也陳太宰

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亐美謚 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震中外而終不以爲罪 上知其淸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所繫重輕之者亦曉然可覩已愚故因讀懋忠疏而論次之布 聖德天下使知 上意所嚮云

直指輯畧序

直指輯畧者輯直指孫公疏議之畧也公奉命按行郡國者三其所論奏措注近者在輦轂之下而遠者周浹於吳楚百粵之徼曉然如揭日月不待操牘而

詳矣周公樊公故公所薦達士又相繼爲直指以爲
爲吏視成事耳則相與輯其疏議以付梓人而問序
於余蓋余讀避人焚草之語而歎古人之慎也彼以
愧世之爲人臣而沾沾爲名高者然名隱而事無所
藉以顯則夫祿祿沉浮者託而匿矣我　國家設官
獨重御史臺御史入簪筆出持斧一切封事要於懷
讜吐亮爲當代規豈以自章灼也公自拜命爲御史
直聲殷殷有攬轡澄清之志初按浙再按江右又再
按畿輔問謠俗省疾苦平寃滯汰銅墨義形於白簡
誠奮於丹筆屬詞指事敷奏惟允飛文走檄動搖山

岳借之平耳目衡鏡之公而已無與焉夫朝上一疏廟堂俯而報可者美歸於上也夕下一議諸司長史仰而奠行者美成於下也上下之美交暢於御史公之名顯而事藉以無隱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世固有提衡者作載潤色之具而行部不遠閭閻亦有閱歷封疆備觀察之任而誠信不登徹扆斯以喻立功立言兩者益鮮兼奚迺如經緯萬變殫忠竭節鬱爲風霜霈爲膏雨則公之功在而言且不朽從前所著爲典故從後所倣爲儀刑流芬揚光比於功令則公之功在而言亦且不朽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成而行

之又何隱焉夫疏若議公之疏議也而事則天下國家之事也天下國家之事公所不得有亦不得避也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爲無以彰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而傳之夫士挈綱執憲以報國故發舒不得言爲名如以爲名也避人焚草豈不綦慎然諫草未必傳而焚諫草之名傳吾且安所避之惟不斷名不避名如魏公者足師已二公爲公輯是編意蓋在此故序其畧而弁諸簡端

于大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覩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

理而他爲異而後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亡論詩三百篇大半採之民風卽如漢魏以來民謠里諺出自閭巷兒女子之口卽使騷人墨士窮情盡變有以益乎當戰國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卽司馬遷爲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而後之作者高唱矜步以爲雄多言繁稱以爲博取古人之陳言比而櫛之以爲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强情以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

終不可爲調爲法卽調與法亦終不可爲古人然則徒失今人情與事耳夫蛩吟鳥語皆能使人動心卽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爲宗自然爲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奈何襲古人以爲古人乎竊以爲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人事在今日必不得已寧不得其調與法而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爲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爲文何者其情與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聞爲宗伯公言之宗伯公以爲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爲序不佞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

高學絶富然其爲詩一寄之冲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弔皆當其人無溢詞其公移若水利若荒政皆鑿鑿可施行而文不滅其質嗚呼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耶余不及侍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久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公因以知先生竊妄爲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文以質勝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之學無所不窺爲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不掩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故貳平涼守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集云其治行在李宗

伯傳不具論

余大宗伯集序

余少與世用論文每有結撰互相商畧余才不逮世用而有季緒之病時於世用文不無評駁迺世用莫逆也歸而易之至不仍一字其勤敏類此世用有志當世非聖賢之書不習非經濟之策不譚嘗謂文章經國大業古名公誥匠所以鼓吹休明潤色人代胥文是藉而徒取點綴風華薈蕞景物斯誠壯夫所耻經國之謂何余讀其意世用著有國朝紀聞余既序而傳之矣傳未幾其人與俱往余爲國家惜世用寖

門之淚至今簌簌尚安忍輯世用文然世用文又不可無傳迺搜篋中藁殺青計若干卷文倍其詩奏疏倍其諸文嗟嗟世用之以文章稱也詎世用意哉余每見世人文字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其似者衷言也其不似者貌言也今世用遺文具在讀之如孤峯斷崖居然千仞如玄珠璞玉不假雕飾而磊落遒上之氣時溢毫楮則其天性使然昔人於顏曾公字亦云余固謂曾公字世用文政足方耳世用性至剛不以加人行至高潔不以驕人平居吶吶言事不出口至當國家大議是曰是非曰非即萬夫不

能奪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事過卽巳未嘗留胷中也不佞謂才易得耳氣如世用難氣亦易得而御之以正能自知自勝如世用難世用不可作所彷彿百一者其文在耳同年友吳公及世用門人李公其意雅與余同故相與刻而傳之要之世用之必傳者以其人不但以文也若迺世故睽離往事淪縋疇爲披腹令我輟絃此猶余惜世用之私爾不具論

三太史詩集序

余與太倉顧寔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常有所揚扢也寔甫有儁才沾沾自喜驟見落落難合不可得親

疎也時以奕佐酒耳實甫　予告歸五年而復會於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瑕瑜凛若嚴傅而余始有意乎其為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逆也語連晝夜無複者蓋余與實甫淡而益親久乃無所不盡而實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所為詩千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録其副藏笥中再逾年而實甫死王敬卿者關中人以進士及第官詞林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肝無飾詞無隱情居與余相近時偕讞以占閑步而過予所為文若詩必以示余余視敬卿如同年兄弟行也敬卿病且死邀予

至榻前爲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表屬余葢敬卿歿
四年而時時入吾夢焉葛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
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畜
之歡甚無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于意所不可輙斂容
而請敬易之其人温温長者類有後福而亦以病死
死之日余視含歛余同年康士遇檢遺文亂帙中皆
余所評隲手跡在焉葢余自束髮登　朝從士大夫
游大畧文字之交爲多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實甫
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無所不納者敬卿仲明也
余方愧未有以益實甫又不能求益於敬卿仲明而

三君乃去我而死文人喜相軋高者靳自有餘其次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言之而誰使聽之實甫詩艷雅高秀五言似王孟七言似錢郎諸體皆有妙境敬卿詩法出杜有沉鬱邁往之氣大畧似其家槐野先生而文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重濃麗七言古律中有絕勝者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彼精心獨詣取善無厭皆可以冠冕詞人爲國光華乃竟中道天閼以死悲哉當三君初逝余欲綜其遺文使行於世爲冗奪未果既得請假歸乃始序而刻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余於三君已愧宿諾矣

謝京兆詩集序

今之爲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己之情可以諭人之情人己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爲典切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了了一了而遂索然無餘葢古人以情爲詩後人以詩爲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模實境難工出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葢天下千變萬化惟

情而已今人以意爲雲霧鬼神肖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百端即彼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媸美惡肖不肖立見苟得其眞則萬億人無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因魏長公識余以詩命予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詳而典肌豐而骨彊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麗於徐庾述事則沉酣於子美事無牽會語無湊泊因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眞者耶視世虛語搆會安擬古則與夫守其餖語日日渭城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而以程不識[illegible]

公意若以奕爲諭者余謂程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多而益辦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爲程將軍其得者立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不敗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爲序而傳之中丞既受節鉞而所刻皆京兆以前詩故稱京兆集云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殫精敝神坐馳萬景上模百代皆託之乎不朽蓋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

令所爲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於撰造以爲文章之餘耳文章比古立言爲餘言比功德又爲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模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沒七年而邵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 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冊焜燿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品隲今古登高而賦餞別而慨體齊曾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婁水之間要以蓄極而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爲文而文生焉不佞既受而卒業則

伏而歎曰勰之所稱在茲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　肅皇帝時推擇爲青宮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爰立之命所以斧藻　聖學斟酌元氣宏摹鉅烈格於　黼扆而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爲恨然先生雅意用世又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夫惟爲用之天下又歛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爲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洩其所有

餘耳夫爕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東髮凝行迄於沒齒其身絜矣羽翼股肱以彌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懋矣其爲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爲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殫精敝神馳萬象模百代者大都有意於爲文者也彼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 古人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辯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爲序之簡端如此

姚氏存杏篇

存杏篇者宣城姚姚公作也姚公早失怙母湯孺人矢志撫遺孤以至成立有古栢舟斷機之風公既長奉母至孝母且老手植杏於庭謂公曰此實之成恐無及也相視而泣逾六年杏有實矣母健無恙公取以奉母蒸蒸有喜色於是里中人競稱母含辛茹荼卒成其子百年樹德穮蓘而食其報如此杏矣孺人卒公扁其堂曰存杏經樹下未嘗不泣實成必先以薦作存杏篇其詞曰有杏謝復花慈顏杳莫覩悲哉言乎雖銜索匪莪之慟豈有以異哉君子曰姚公之存

杏愈於子木之去芰子西嗜芰子木有羊饋無芰薦史氏以爲違而道夫薦芰與不薦芰於道未大得失也凡於道無大離合而有小得失者至情之所不暇校也屈氏者違而未必合姚公不違而於道又不離也以此兩者言孝相去遠矣海內士大夫高其行悲其志輒有篇詠積久成編其子貳守君將梓而傳之是詩以存杏也是編以存存杏篇也姚氏之孝亦克永世哉

益都張惺宇使君善政錄序

沛縣張公以癸未之冬來尹吾邑至則問疾苦平政

令出寃獄振困乏量田土均徭役省供億戢奸慝表
貞烈興教化吏奉其法事循其紀戶口蕃息盜賊衰
止行之五年民以大和主爵課其政爲天下第一乃
徵入爲給事中於是士大夫及邑父老率子弟會城
北官道上民遮道留曰漢循良吏如河內廣陵皆聽
百姓留我敝邑獨爲匪民而奪我賢君安得上書借
賢君一年士大夫曰賢君以吉徵不宜留且留無故
事賢君在耳目之班得盡言天下事卽福在天下吾
邑亦必與焉百姓度不可柰何始聽公去百里外褰
衣裹糧而送者不絕於途旣去而民思之甚于爲令

時則相與條次其政令便百姓者凡十六事請于都御史御史籍之以告後來比于功令都御史御史皆報可於是列欵以付梓人而屬不佞序之後即欲聞公之政石具在余不論論公所由行政者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及民閒錙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爲久遠而精力能推行之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亭調劑期於當百姓心而止其大者無如顧役當始議時士民爭言法不便行之逾年爭言法便大抵役在民費十九役在官費十一然亦惟在張公費十一耳今吾邑稱顧役便而他邑稱不便如故以是知法

之善以張公不以法也葢宋時賦役法屢議而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革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又挹而注之已而復移之彼復移之此火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夫石不燬於水而燬於火然始出火即沃之以水其燬彌速以是知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即利民者亦或為害端不可不察也今有藥於此一人餌之而效即不能以此一人之效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既已效則且可無別

更方易醫而愈則吾邑之顧役是已世之議法守法者愼之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